青莊館全書 十一
寒竹堂涉筆 上下
絅菴藏
共二十五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八

寒竹堂涉筆目録上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八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八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寒竹堂涉筆上

百弓爲結

新羅曦陽山鳳岩寺智證大師塔銘崔孤雲所撰有曰捨田五百結後人有註之者曰方俗以周百弓爲結四肘爲一弓肘一尺八寸四肘即七尺二寸蓋以結爲田數自新羅時已有之古者百步爲一畆百畆

正宗朝

當一結

誕報廟

南原府城西有關王廟辛丑春今上御筆誕報廟三字命監書齋往揭之壬寅秋余赴沙驛歷謁焉關王木像甚壯大金冠紅袍前有二將侍立庭有碑萬曆己亥都督劉綎所刱而碑皆剝落文亦綎所製語甚野拙筆亦荒仄

劉綎題名

雲峰之西曰女圓嶺東南曰八良嶺女圓高峻距平地十里往往黑石如屏一石可丈餘刻萬曆二十一

年癸巳歲仲夏月征倭都督洪都省吾劉綎過此字
大如掌硬險可觀過此石稍東路南有石削立西向
刻萬曆二十二年甲午歲仲春月征倭都督豫章省
吾劉綎又過字較前石稍整方癸巳刻塡紅而露立
故人易見之甲午刻字與石純黑而隱立故人或未
見壬寅秋再過時始見之

崔孤雲画像

海印寺有崔孤雲画像有人書其旁曰乙巳生唐僖
宗光啓三年新羅眞聖女主曼元年也其儷文有巫
峽重峯之年絲入中原銀河列宿之歲錦還東國蓋

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入中原後梁太祖乾化二年
壬申還東國按海印寺善安住院辟記末書內供奉
兼翰林學士承務郎前守兵部侍郎權知瑞書監事
賜紫金魚袋崔致遠撰又書上唐光化三禩天一紊
齊陽月霧日記若然則十四歲已做高官而仕新羅
且有討黃巢檄巢亂在於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則
孤雲尚未生也乙巳生之說恐非後考似是戊寅生
乙巳年東還也

星州關侯廟

星州府西有關侯廟侯金冠綠袍據椅而坐右手持

槍左手執劔左有一將白皙踞坐右有二將一將兩手持槍椎一將四臂一手持鐃鈀三手無所執二將俱赤顔虓怒竟不識何名也

相臣三百一人

我朝相臣　太祖朝七人　定宗朝四人　太宗朝十一人　世宗朝十五人　文宗朝一人　端宗朝三人　世祖朝十八人　睿宗朝二人　成宗朝十一人燕山朝十二人　中宗朝二十四人　仁宗朝二人　明宗朝十二人　宣祖朝三十四人光海朝七人　仁祖朝二十三人　孝宗朝八人　顯宗朝

十一人 肅宗朝三十八人 景宗朝四人 英宗朝四十五人摠二百九十三人并計 當宁朝自丙申至壬寅相臣凡八人爲三百一人 端宗朝癸酉世祖大王以首陽大君爲領議政今不敢并計焉○前朝相臣入我 朝爲相臣者二人裵克廉沈德符皆高麗侍中也前朝文科二十二人 太祖朝趙浚鄭道傳權仲和 定宗朝成石璘李舒閔霽河崙太宗朝李稷南在柳亮韓尚敬朴訔沈溫 世宗朝李原鄭擢柳觀趙涓黄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相臣宗英一人 世祖朝龜城君浚隱逸六人光海朝鄭

仁弘　顯宗朝宋時烈　肅宗朝許穆朴世采尹拯
權尚夏武臣五人　世宗朝崔潤德　中宗朝朴元
宗　仁祖朝申景禛　孝宗朝具仁垕　顯宗朝李
浣蔭二十六人　太祖朝裵克廉金士衡沈德符柳
曼殊　太宗朝李居易李茂趙英茂柳廷顯姜筮
世宗朝盧閈李貴齡南智　端宗朝韓確　世祖朝
韓明澮黃守身沈澮洪達孫康純　成宗朝尹士昐
韓伯倫成奉祖尹士昕　仁祖朝沈器遠金自點
孝宗朝李時白元斗杓○相臣致仕二十五人　太
祖朝權仲和　定宗朝河崙　太宗朝柳廷顯　世

宗朝柳觀黃喜孟思誠權軫李貴齡河演 世祖朝
李仁孫 宣祖朝沈守慶鄭琢 孝宗朝具仁垕
顯宗朝宋時烈 肅宗朝南九萬 景宗朝崔奎瑞
英宗朝閔鎭遠李宜顯李台佐金興慶金在魯俞拓
基金尚魯洪鳳漢金致仁致仕還卜三人 定宗朝
李舒燕山朝柳洵 景宗朝李光佐惟舒再致仕再
還卜十卜而八拜首相者一人 肅宗朝崔錫鼎起
復拜相者二人燕山朝金壽童 仁祖朝張維拜相
不就者四人 仁祖朝張維 肅宗朝尹拯權尚夏
景宗朝崔奎瑞未及出而卒者惟 肅宗朝閔鎭長

而已早年拜相者二人　世祖朝龜城君浚年二十
八拜領議政　宣祖朝李德馨年三十九拜右議政
老年拜相者二人　肅宗朝許穆尹拯年八十一拜
右議政　相臣配享四十一人　太祖室趙浚南在
太宗室河崙趙英茂鄭擢　世宗室黃喜崔潤德許
稠申槩　文宗室河演　世祖室權擥韓確韓明澮
睿宗室朴元亨　成宗室申叔舟鄭昌孫洪應　中
宗室朴元宗成希顏柳順汀鄭光弼　仁宗室洪彥
弼　明宗室沈連源　宣祖室李浚慶　仁祖室李
元翼申欽金瑬申景禛　孝宗室金尚憲宋時烈

顯宗室鄭太和　肅宗室南九萬朴世采尹趾完崔錫鼎　景宗室李濡　英宗室金昌集崔奎瑞閔鎭遠趙文命金在魯

天琛玉格

胡元瑞筆叢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玉格宋人以下亡不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說者今考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元瑞該洽在明世爲升菴之亞而獨不知此二義何也雲笈七籤云靑華小童曰恭承太上嘉命試守靑華之宮內東殿金房玉格有寶經三百卷玉訣九千篇元瑞旣誚宋人之不知其

義而雲笈七籤宋史藝文志張君房雲笈七籤百二十卷

清人詩

江干多是釣人居柳陌菱塘一帶疎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此王漁洋真州絶句余於栅門店壁見蒙古博明晳齋所書海氣三山日欲昏半空飛散鳳皇群脩蛾不展緑何事懊憹罡風壞繡裙此馮定遠遊仙詩曹主簿允亨書八幅屛風于撝文院一幅各書一絶時柳檢書得恭誦此絶曹遂書之女牆倒影下寒空樹杪飛橋掛遠虹歷下人家十萬戶

秋來都在鴈聲中此申晁盟泛舟明湖詩四百橋邊茂苑東纖腰舞殺爲春風吳孃一一嬌鬟似生長遊絲落絮中此屈翁山姑蘇柳枝詞右四詩余嘗愛誦坐驛樓無所聊手裁宮紈摺扇式戔題之揭壁

朴春鳳

戊申年逆賊鄭希亮擧兵叛于安陰縣據咸陽郡名郡倉守吏朴春鳳閉倉出穀春鳳不納鑰匙賊以兵脅之春鳳張目大言曰安陰鄭生負何與於　王庫之穀賊遂亂撲六七日迺死當時無人顯茇至今人心爲之怫然

郭弼夏

玄風郭弼夏居昌李敦皆謹拙堅確之士也相與結社人稱莫逆又結婚姻郭之女子即李之子婦李一日訪郭語次以爲同郡有異事某村女踏碓舂米有獵夫放銃獵雉飛丸誤中女背洞胸而出仍觸入扶拐之脘竟無恙盖所目覩郭正色曰寧有是理不意君亦虛言因與絶交命其諸子亦與之絶仍不往見其女子者凡三月郭遊海印寺過居昌舂女之家試問李所傳言歷歷皆不誣郭始悔悟往見李相好如前李遂戒子弟曰凡非常之事雖真的目覩不可傳

說以郭君而幾不信我況他人乎

鄭桐溪山城劄子

鄭桐溪山城第四劄子伏以臣之自決政爲不忍見殿下今日之事而一縷殘命三日猶存臣宗怪之嗚吉旣使 殿下稱臣出降君臣之分已定矣臣之於君不徒以承順爲恭可爭則爭之可也彼若求納皇明之印則 殿下當爭之曰自祖宗受此印今將三百年此印當還納於明朝不可納於淸國云彼若求助攻天朝之軍則 殿下當爭之曰天朝父子之恩淸國亦知之矣教子攻父有關倫紀非但攻之者

有罪殺之攻者亦不可云則彼之凶狡亦必諒之矣伏願殿下以此二者爭之不已無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勝幸甚臣命在垂盡旣不能扈駕又不能哭辭於路左臣罪大矣臣本職及兼帶并命改遞使臣得以瞋目取進止此劄可以位鬼神而爭日月然危忠所激語涉譏謗洵爲白玉微瑕其曰臣之於君不徒以承順爲恭句恐未穩當驟看似直切而無惻怛懇到氣像

安處順

安處順字順之文成公裕之後也父典籍璣母兆陽

林氏生六歲㙜卒仲父判書琛育于家正德癸酉舉
進士甲戌登丙科歷藝文檢閱弘文正字戊寅除求
禮縣監時事大變所嘗從遊者相繼擯黜李蓂以使
事至全州遂與之會酒半酣感傷世故泣下不能禁
朝議譁然欲中之郎移疾而歸築室鵝水之上黨禁
稍解甲午拜典籍轉奉常判官卒年四十三爲人端
潔處事敏果待人以誠嘗以不及事父爲痛事母致
孝母食然後始食食不如常則亦不敢飽及遭故三
日不進勺水朞而後始食糲飯鹽而不醬不食菜果
獨處土炕以致哀慕夜必倚壁或掛繩懸髮警昏睡

鷄鳴上塚哀哭仍就伯仲廬逕明哭于几筵遂抵廚間手供饌具上食不廢寒暑天雨雪必擁篲掃除塋域三年一如始喪哀至輒哭不與人對言未嘗見齒謹於祀事三日齋浴不觧衣以寢每遇二親生朝陳遺衣以祭哀泣不怠事伯仲如嚴父內外姪甥數十人常聚食而教之於物無所顧戀周濟貧乏救解患難與朋友交不以利害易其心己卯士禍趙光祖謫綾州時爲求禮馳往與會知舊之擯于南者亦皆拯力資遺不少沮男彖壻盧禎官判書

鄭桐溪癸亥疏

鄭桐溪癸亥拜司諫辭職疏救鄭仁弘曰戊申鄭仁弘陳疏攻柳永慶因有竄謫之 命臣於其時為仁弘伸救而言及永慶矣至于今日永慶復其官爵已為無罪之人臣雖欲強顏從仕其於物議何哉臣於仁弘雖無執卷受業之事而師生之分則已定久矣自癸丑以後論議之顛錯如出別人之手臣亦怪之恥有師生之名而此皆八十髦荒之後也近則沂潔滃澮之徒縱臾嫁禍遠則爾瞻纘男之輩愚弄媒孼昏耄見欺之狀豈不可哀乎記曰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仁弘之罪雖在罔赦而至於施之極刑緣坐

誤似娛

籍沒之律與爾瞻纘男輩一體施行則非但有違於古經毋乃或傷於　聖上新服之初務從寬典之盛德乎師生以義合不可則絶而人之指目者必以臣爲仁弘之門生臣雖欲強顏立朝其於物議何哉

盧友明

盧友明字君亮豐川人叅判叔仝孫也父昐藝文校理母居昌愼氏早孤從師力學聲稱藹蔚與兄進士友良弟進士友英俱有文行年二十八戊午擧進士遭母喪時當燕山下令短喪能持制不變自是不治擧子業書籍自誤家世素貧不治生産少養于祖母

金氏特鍾愛將厚賜土田臧獲皆辭不受築小堂自
號信古蒔梅竹藥草几案必整書帙不亂不喜與人
往來然有造謁亦皆欵接供酒饌不計有無有來問
學教誨不倦金安國觀察慶尚與安遇盧瑋金大有
同薦于 朝除 集慶殿參奉轉 顯陵庚辰棄官
歸癸未卒為人端重簡潔出言侃侃平居衣冠肅整
非有故未嘗偃息委巷非禮之言不接於口恬澹清
苦安分守約事親孝與人信惠於僮僕有所忤心亦
不訶詈先曉喻而後捶罰然見人非違未嘗不深責
之為詩清澹識字義音韻偏旁點画清濁高低無不

精解善楷書倣東晉見人明經者要其記誦不忘黜
竄標識於經傳輒責之曰聖賢訓辭何敢汚衊如是
耶與文獻公鄭汝昌同里閈嘗問業門下專精閩洛
之書端坐一室手抄口誦娶順興安氏典籍璣女後
娶安東權氏生員時敏女男三禧進士禛判書祼察
訪女牧使申潛

正統天子

自書契可攷黃帝以後至于今乾隆正統天子凡一
百五十八南北朝五季不計焉年記為四千四百九
十零

羅麗年號

新羅法興王二十三年始有年號曰建元眞興王十二年改元開國後又改大昌三十三年又改鴻濟眞平王六年改元建福善德女主三年改元仁平眞德女主元年改元太和四年始去年號高麗太祖建元天授光宗建元光德

三四年前一布衣

戊戌九月余宗兄禁将公拜統制使赴任余以百錢貰柹商歸馬将獲稻天安欲追別公于天安客舍馬骨立不善步且騎且行謁于客舍将發沙斤驛吏進

馬馬面長三尺赤毛往往有淺白點如鹿斑昂昂駿品也辛丑十二月余拜沙斤察訪明年二月乘此馬赴任計其年則爲五年而以月計之才三年餘也余以白徒書生受 聖朝厚恩驟還至此可謂布衣之榮極矣將過天安召佃客之前所侵侮者慰見之皆縮伏不敢仰視官不在大小足可以觀人情遂有詩曰三四年前一布衣郵丞雖冷驟還稀行行駿馬靑靑傘到処淮陰舊釣磯此馬今雖老瘦騎則便穩如倚搨坐床爲慶尚道十一驛之第一

咸陽名賢

咸陽名賢蔚然一代今則遺風泯焉有書院五所灆溪溏洲二書院即 賜額也灆溪書院文獻公鄭一蠹鄭桐溪蘊姜介菴翼享焉俞灆溪好仁院中作別祠而享焉溏洲書院盧玉溪禛獨享柏淵書院崔孤雲致遠金佔畢宗直以名宦享焉道谷書院趙德谷孝仝鄭竹堂六乙盧松齋叔仝享焉竹堂一蠹之父也松齋玉溪之曾祖也龜川書院表灆溪沿沬朴春塘孟智梁九拙喜梁逸老灌河愚溪孟寶姜琴齋漢享焉桐溪生於安陰而以隣近享焉李青蓮後白亦生於咸陽而獨無享焉人皆恨之

俞濡溪

咸陽人相傳俞濡溪以母老南歸 成廟賜二珠到漢江舟中遺落于水濡溪以不保 上所賜稱死罪北望慟哭少頃有鯉躍入舟中剖其腹二珠現焉濡溪旣卒 上悼念不已命風水者相地而葬必擇子孫繁衍之地濡溪子某不肖徒藉爲名父之子不善待風水者風水者心怒故擇子孫零替之地至今不振云

曹南冥

曹南冥初甚儉約以麤衣幞馬出野商人爭路推墮

馬下詬罵而去南冥歎曰士君子被服寒素迺爲販奴所侮自此遂華衣好馬僕從豪健人皆讓途不敢忤視因歎曰士君子修餙邊幅固應如此後以汰侈聞至今晉州丹城之人盛餙衣馬盖其遺風云

苫

崔孤雲初月山大崇福寺碑有曰益丘壟餘二百結酬稻穀合二千苫注東俗以五畝減百爲結斛除一斗爲苫案華音苫音蟾東音則爲占言以苫爲空石呼空石音蟾盖東俗初從華音華字以空石爲苫而後乃苫音蟾譌爲占仍忘苫字之音與義也

新羅名僧碑

有唐新羅國故曦陽山鳳岩寺教諡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并序入朝賀正兼迎奉皇華等使朝請大夫前守兵部侍郎充瑞書院學士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教撰○有唐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諡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銘并序淮南入本國送信詔書等使前東面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教撰○有唐新羅國初月山大崇福寺碑銘并序前西國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教撰○有唐

新羅國故智異山雙溪寺教諡眞鑑禪師碑銘并序

前西國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教撰并書篆額

金龍玨

童子金龍玨家貧親老持橐行乞納一文有曰顔子雖云樂貧如使顔路而病且餓則必不暇安簞瓢而謀甘旨也曾子雖云安貧如使曾晳而病且餓則必不暇樂弦誦而營饌糧也余歎曰言之至此使天下之人有儒名而使親饑者噤口不敢自白然顔曾當之不必乞丐應有調度不避賤事不如東國士抵死

不敢力作畏人嘲笑也

孤雲論儒釋

崔孤雲曰道不遠人人無異國是以東人之子爲釋爲儒必也西浮大洋重譯從學命寄刳木心懸寶洲虛往實歸先難後獲亦猶採玉者不憚崑丘之峻探珠者不辭驪壑之深遂得慧炬則光融五乘嘉肴則味飫六籍竟使千門入善能令一國興仁孤雲此言爲新羅號稱禮義之俗之斷案惜乎鄕貢之生秪是俗儒北學之僧反多名釋佛敎勝於文敎未能大進于中國者有以也且唐三百年大播詩聲則新羅之

人親炙名家亦云多矣而巨擘擅場當推孤雲然其
詩平平何嘗有唐賢清新警絕一句半篇乎孤雲而
如此則他可知矣蓋新羅之人生於重山複嶺之間
鈍根常留慧竇未闢風俗之膠固未如之何也至若
昭代則人文漸開間有英才雖無入學之規年年陸
行文士時入而但無心悅之若誠如夢如睡真成白
癡無所得而空來所以反遜於新羅之勤宗也大抵
東國文教較中國每退計數百年後始少進東國始
初之所嗜即中國衰晩之所厭也如岱峯觀日鷄初
鳴日輪已騰躍而下界之人尚在夢中又如蛾眉山

雪五月始消

田禹治

田禹治潭陽人兒時讀書佛菴僧釀酒一甕使之看守下山僧歸見酒渴而只有糟粕責禹治偷飲禹治無以自白更托又釀一甕吾當提盜僧如其言酒將熟禹治見有白氣如虹從囱間入接于甕口濛濛有酒香遂尋白氣所起處接于前山岩穴穴口有大白狐醉眠禹治以繩縛其喙足負而歸懸于菴樑讀書自若少選狐酒醒作人語哀訴曰若脫我則當厚報子禹治曰報我何物若又逃去奈何不如殺之之為

快狐曰我有幻訣藏于穴中持此報子試以繩係我縱入穴中如不出引繩出之殺我未爲晩也禹治如其言狐取一素書獻之遂放狐披視皆靈詮秘呪遂硏硃點其易悟者數十段俄見其家老婢被髮痛哭來傳其父之訃禹治棄其書蒼黃出門則老婢不知去處禹治始覺爲妖狐所賣矣仍還收狐訣狐只留硃點者餘皆劃去禹治後以幻術鳴於世皆從硃點數十段中受用云

朴邕序

新羅憲康王召大朗慧和尚將還山命辟臣賦送歸

之詩在家弟子王孫蘇判嶷榮首唱侍讀翰林郎兼
崇文臺瑞書院直學士薩飡朴邕製贈行詩序曰自
竺乾而暨乎震旦心印潛付法燈相傳者於六祖傳
并詳之矣我大師鷄林卓錫鰲壓乘杯歷踐三秦巡
遊百粵乃於麻谷終獲玄珠也及乎會昌沙汰之際
結侶東歸自後班荊蔭松鞱光晦影寒溪洗鉢巖壁
倚笻積有歲矣來學者何止三千客契者豈惟十哲
進于景文王御宇之辰頻降綸言特遣星使來儀帝
闕弘敞禪談欽哉稱師 缺 攀 缺 禮又迄于今上登極
之六載天書催召京輦再詹因於宮中置 缺 缺 飯惟

香積殿乃普光忘機𨥁對若孤雲之寄太虛隱性空
談如皎月之臨止水吳王之迎康會晉帝之值佛洪
不可同日語也睿奬加號𨥁闡禪林朝僚競參喧闐
梵宇大師不繫浮雲之心長懷岩壑難拘野鶴之性
苟厭塵寰聖上優詔便許歸山此日也暮山紫而天
宇雲愁松逕青而岩扉雪掩恩音特令孔徒釋輩業
習雕蟲者各贈詩餞行邕不揣荒蕪乃裁狂簡題斯
短序冠其衆篇雖乏英英精彩猶有唐文典刑

沙斤驛丞案

沙斤驛丞先生案舊有而中間遺失　顯宗八年丁

未察訪趙相遇始修輯以李榮春為首其次沈日章李洞韓衍四人無到任瓜滿年月自李喜慶始有年月萬曆九年 宣祖十四年辛巳到任自李榮春至趙相遇凡四十二人自趙相遇之文承方以遠至于余凡六十五人總一百七人金宗武居善山萬曆庚寅八月到任壬辰四月尚州戰亡沈司諫大孚崇禎己巳到任即歸金縣監壽徵 肅宗己未到任即歸李陰竹麟祥 英宗丁卯七月到任己巳八月瓜滿皆最有名稱可知者也今右議政金公熤 英宗庚寅正月以弼善違牌補外二月 宥還歷考案中諸

公在任年月則自萬曆年間至崇禎壬午或七年六年五年四年自李楚老始任三年而此後徑遞者相望亦可以觀乘除之理也察訪邊宗洙追錄蔡無逸於案首曰 中宗壬午生員第一以沙斤察訪 中宗三十五年庚子登丙科第一官止獻納

數樹亭

李凌壺麟祥爲沙斤察訪多所設置持心公廉而又束吏余問老吏五六十年來何官最善爲政吏擧凌壺以對盖書畫文詞之人例多不識事務若米顚倪迂者是也凌壺能兼吏治衙軒揭寒竹堂扁劈窠大

篆頫遒偉軒東隅有杜冲紅梅古松脩竹之屬凌壺
搆一笠芼亭於樹間東臨荷塘有蕭然之致數樹亭
三字宋文義文欽所書八分北棟揭凌壺自書古人
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取摩
詰詩意以名亭崇禎再已巳季春書

李凌壺

李凌壺性剛果咸陽嘗有所親書生一日謂書生曰
吾欲訪君家而路過南人之村不可訪也又嘗訪一
書生家坐語良久忽有客升堂凌壺不告主人遽然
起去書生怪之後問其故迺曰向者客南人也故吾

若浼而避又嘗愛一書生一日書生於坐間偶拈書帙而觀之㥘壺正色責之曰長者書少者安敢取覽仍踈而斥之咸陽人陳生嘗向我道之

富民侯

文益漸字日新小名益瞻晉州江城縣人也高麗恭愍王九年元順帝至正二十年庚子擢第與鄭夢周同榜見麗季儒學廢而釋教行慨然以繼絶學爲己任倡明正道詆斥異端教人必以忠孝之行性理之學二十四年甲辰以左司議大夫奉使入元會崔濡譖恭愍王于順帝欲立德興君而自爲相葢德興君

時為上使濡又譖益漸曰副使文益漸素稱剛直必不從命願陛下抑之也順帝召益漸謂之曰麗王荒淫朕欲廢王立德興君爾為何如益漸對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臣雖無狀不敢奉詔順帝怒曰朕志已定陪臣違命罪當死中朝諸臣為救解遂竄于南荒益漸因商人之來東者密通崔濡事于恭愍王二十六年丙午九月宥還見途旁田中有草白花如毳使從者金龍摘取而看守田老嫗曰此草綿也外國人移種有厲禁慎勿摘也益漸遂潛藏三花于筆管來歸丹城田舍二月始種一核于花塢不旬萌三

月種一核枯死四月種一核秋有白花比三年遂大繁衍但未知去核引絲之方爪摘核而手撚絲居士何上國僧來遊東國由北道至晉州鄭天翼家天翼即益漸婦翁也僧見野田草綿忽泫然泣下天翼怪問之僧曰故國之物不知何年移此若是之繁也流離歲久不覺感淚僧遂作攪車紡車敎以織作之事於是草綿之利遍于一國以左司議侍學上書極論爲學之方諫官李導等上書爭私田不可復益漸時官左正言與李穡李琳禹玄寶稱病不署名大司憲趙浚奏曰益漸以賢良徵拜諫官誠宜數陳治道以

補聖明而反迺依附宰臣專事苟容請罷之教曰可
益漸退隱于智異山中自号思隱教授生徒丁母憂
居墓三年時値倭寇陸梁人皆竄匿益漸不脫衰絰
上食如常矢死不去寇亦感其誠孝不加害得保几
筵後又自号三憂居士蓋憂邦國之不振憂聖學之
泯滅憂己道之不立也 明高皇帝洪武十六年癸
亥卒辛王命按廉使呂克珥立碑于所居以旌孝行
墓在丹城葛蘆介山 惠宗皇帝建文三年辛巳我
太宗大王嘉其有功有行 贈嘉靖大夫參知議政
府事竭忠輔國啓運純誠佐翊澤重廣利貞亮功臣

江城君冨民侯謚忠宣公立廟宣額 命其子孫復
役 賜祠田奴婢旌其門閭 世宗世祖成宗中宗
宣祖景宗英宗列朝俱命其子孫除役免賤 世祖
朝其後孫天奉官至判尹佯狂行乞不仕貶死于咸
興 中宗朝有刑曹叅判瑾弘文館修撰璿生員繪
地辭連己卯之獄俱棄告身歸田里而死自是文氏
之族衰而不振麗史有云益漸非徒有功於綿花天
理晦而復明文風熾而復振可謂東方道學之宗也
李滉撰碑記有曰晩年不仕蓋亦早見而預待之也壬
辰倭難廟宇毁壞 恩額灰燼 神宗皇帝萬曆四

十年壬子光海君四年鄉里父老道内儒生重刱廟宇於丹城道川之上 肅宗大王三十三年丁亥道内儒生李東稷等上疏請額 命禮曹稟處因格而不施

申尚州

申潛字元亮高靈人曾祖文忠公叔舟父禮曹參判從濩娶 世宗大王第十一子義昌君玒女弘治辛亥生潛七歲而孤伯兄高原尉沆 成宗朝駙馬也文雅重一時潛從學焉詞藻日進癸酉中進士剔浮華礪名檢徧交當世之士論辨卓犖己卯中賢良科

補藝文檢閱故事賜對群臣史官輒後入先出潛進
言曰人主言動之微史官無不謹書之後入先出恐
有傷於紀宗之義也臣聞　成宗朝有一憸人秉此
得售其說卒爲禍階請自今史官先入後出以爲常
中宗大王可之未幾士禍作罷賢良科後入先出之
規亦廢不行潛罷官閒居辛巳與安瑭等橫被羅
庭訊竟無所得謫長興府十七年志氣曠夷咏詩自
遣丁酉量移楊州戊戌　命任便居住卜居峨嵯山
下彈琴讀書翛然自適癸卯大臣薦材堪華國超授
六品爲司饔主簿　上下教曰潛今爲主簿無以試

其村改除守宰欲觀治績補泰仁縣監以興禮善俗
育才敎學爲急務時値大歉所全活數千人觀察使
金光轍上其事 上嘉之加一階拜 宗廟署令
明宗己酉除杆城郡守辛亥 上命揀中外莅官廉
謹者觀察使柳智善上其清謹時潛病篤觀察使循
舊事請罷 上下教曰潛清德已著所至盡心不可
病罷只遞其職仍陞秩以奬之壬子超拜尚州牧使
潛疾愈感 上眷禮重遂赴任觀察使丁應斗上兊
政之最 上加一秩階通政甲寅卒于尚州潛風姿
凝俊識量高雅樂善好義無有倫比世俗凡卑之論

未嘗出口遇事優遊不動聲色憂時悶俗藹然至誠
賙濟窮乏無所顧惜奬進後生隨才引誘晩工草隷
寫蘭竹極其精妙時與親知文酒徜徉衎衎怡和暢風
流動人初娶宗室唐海副守某女有二女後娶叅奉
盧友明女無子友明子禎撰行狀

鷙鳥種類

鷙鳥種類甚多今記其方俗之名鷹鸇之當年生而調
馴者曰甫羅鷹甫羅者方言淡紅謂其羽毛色淺也在
山而年久者曰山陳在家而年久者曰手陳鷹之最
俊而白者曰松骨青者曰海東青鷙之少而似鷹者

曰獨戍伊鷲之大而能捕麞鹿者曰伽漠戍伊伽漠者方言玄也似鷲而能捕虎者曰肉德威狀皃雄大人負而行見虎則坐虎頭啄其睛似鷹而兩翎脩銳者曰蘭春掣翎而斬鵝雁亦殺鷹似鷹而眼黑者曰鶻鶻能捕鷹似鷹而赤胸白背黑眼者曰方達伊能殺鷹似鷹而小翎銳脚脩者曰浚義能捕鶉卽所謂鷂也似浚義亦似鳩而眼黑者曰盜鈴駄能捕鶉似盜鈴駄而能捕雀者曰向陳義亦曰亭南甲天將風則直上半空消搖不下亭南者方言風也卽所謂晨風也似浚義而嘴旁浚如刀刻者曰雀鷹能捕雀似

鷹而尾根有白羽者曰馬糞掠能捕雀

胡中丞

咸通六年天子使攝御史中丞胡歸厚以我鄉人前進士裴匡腰魚頂豸為輔行與王人田獻銛來錫命曰自光膺嗣續克奉聲猷俾彰善繼之命允協至公之舉是用命爾為新羅國王仍授檢校太尉持節充寧海軍使向非變齊標秀至魯騰芬則何以致飛鳳筆而寵外諸侯降龍旌而假大司馬之如是乎故厚之復命也白時相曰自愚已往出山西者不宜使海東矣何則鷄林多佳山水東王詩以印之而為贈賴

愚嘗學爲綴韻强忍愧酬之不爾爲海外笑必矣君子以爲知言是惟烈祖以四術開基先生以六經化俗竊思西官日覽柳氏子珪錄東國事所述政條莫非王道今讀鄉史究是聖祖大王朝事蹟出崔孤雲崇福寺碑案唐懿宗咸通六年卽新羅景文王五年辛巳也其所謂聖祖烈祖似指文聖王先王卽憲安王也觀此則中國人記新羅事不獨孫穆鷄林類事而已亦有柳珪所錄新羅王睿製煥然不獨善德女主獻詩太宗而已亦有景文王與胡中丞唱酬又孤雲所撰白月碑有曰憲康大王親製深妙寺碑蓋憲

康王文章為新羅五十五王之首贈智證大師四言詩曰挩郎不留空門鄧庚師是支鶴我非趙鷗柳惠甫撰三韓詩紀漏此詩事詳孤雲所撰寂照塔碑

昭炤

新羅慧昭大師哀愍王賜号也初為慧照避炤智王廟号改為慧昭炤與照同又有智證大師不避智證王廟号何也且智證塔号無寂照亦不避炤字

牆籬複姓

南原有牆籬複姓其自稱及人呼之必曰談欝方言牆訓談籬訓欝故也以文字書之則稱牆籬此萬姓

統譜奇姓譜中所未有之姓也

魍魎防等

任寶縣梧原有魍魎防等世傳馬府院君徽時嘗釣魚于野川得一異石五色瓊瓏歸而寶藏夜半有魍魎累萬蒲伏哀乞曰鬼王失符足下得之願還亟贈馬曰符是何物鬼曰俄者所得異石是也馬愈益不許鬼曰足下如有所欲爲謹當唯命火速如願馬曰汝若一夜之間以石築梧原大川可還汝符鬼唯唯而退明朝見之衆石磊磊築若繩截其夜群鬼畢集馬遂還石符又爊黃豆一斗以酬鬼勞鬼分食各一

箇而最末一箇不足一鬼獨不得食怏怏而去因毁
拔等中間石數尺許馬遂聚石補其鈌年年霖雨至
于今四百年筭不壞如新惟人補處隨補隨壞盖此
筭為任宲南原之大利可灌田數千頃馬府院似是
開國功臣馬天牧也

烏鰂魚墨

姦騙之徒與人作券以烏鰂魚墨或魚油墨寫之後
必成訟岀考其券則已作沒字碑不可憑矣以海水
漬之則字復宛然云

終卄

英宗大王丙戌山陰縣村女終冊六歲生子　上遣
御史具庠按覈刑配所奸男子而配終冊及所生子
于黑山島攷山陰爲山清余到山清問于禹座首某
禹曰終冊初生三七日已通癸水三歲陰有毛至六
歲不甚壯大惟如平常六歲兒懷孕後岀長若十四
五歲女而面目淫蕩殊異乎童女其所生子亦甚完
實及到黑山母子俱免終冊之母與男凡至今居於
山清邑内云

彌陀山

彌陀山爲沙斤驛主山山上有石城周二千七百九

十六尺内有三池天旱祈雨高麗辛禑六年庚申倭奴五百艘泊于鎭浦寇三道焼尚州府庫經京山駐沙斤驛三道元帥裵克廉等九將與倭戰于驛東三里許敗績朴修敬裵彥二元帥死之士卒死者五百餘人川水皆赤至今号血溪或惡其名改稱菊溪時監務張群哲守山城爲倭所屠倭因向南原駐引月驛爲我 太祖所殲城廢不修 成宗朝更等令不復修李詹詩雲峯山下秋凬早日澹天寒木葉槁是時島夷敗我軍血濺咸陽原上草兩府元帥陣前亾士卒微軀難自保悲笳數聲丈夫淚誓雪國恥及未

泣下落兩字

老征南諸將誰無軍旋旗緩緩回征道俞好仁詩泌斤城畔起陰雲坤靈夜泣紛紛庚申萬鬼啾啾哭似恨當時張使君

權松溪

權松溪應仁居星州退溪先生弟子也退溪沒應仁作挽詞群弟子以應仁庶孽也故斥而不用應仁以竿揭其詞揷于門外露哭三晝夜夜必竿上放瑞光群弟子異之試許用其詞應仁壯大魁梧異於凡人能文章七八發京三使馬島嘗言于退溪曰先生少止澹薄風月濃黑草書則先生之道德益高風月者

曾テ作レル臺灣ノ上根松濱ノ条ニ根岸ノ妻匠濱
ノ詩篇ヲ行シヽニノ
先生ヲ止滄溟風月ノ遠還里ニ募セヨトセラレンコトヲ.
記セリ 當匠濱ノ古名ヲ明カニ写シテ紙ヲ

東俗所謂詩也庇安金進士得厚云

垣栅雞長燹

余嘗有詩雞温暝桀連登後馬寂霜槽快齕餘人問雞何有温或有故事来歷耶余無以應後見王半山詩垣栅雞長燹盖與余詩同其意也

有䃞驛古山

三嘉有䃞驛古山頂往往有大塚如廣州倭塚問諸古人則曰此新羅塚也假使新羅時葬禮如此則諸州郡宜皆如此而獨此為然意者三韓戰伐時京觀也

大朗慧

新羅大朗慧和尚姓金氏武烈大王八代孫祖位韓粲名周川父範清倫士母華氏入中夏遊佛光寺問道白香山空門友如滿如滿有慚色曰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羅子他日中國亡禪将問之東夷耶去謁麻谷寶徹和尚服勤無所擇衆目曰禪門庾異行徹公一日告曰昔吾師馬和尚訣我曰春蘤繁秋宲寡攀道樹者非所吒今授若印異日徒中有奇功者封之東流之說盖出鈞讖則彼日出處善男子根殆熟矣師言在耳今付若印武宗會昌五年沙汰僧尼

敕外國僧歸本國遂隨使舶泊于錦城郡住熊川寺
文聖大王手敎優勞易寺牓為聖住憲安王嗣位乞
言大師對曰孔子對魯公之語著在禮經請銘坐側
景文王即位咸通十二年召大師至京師王拜為師
君夫人世子暨大弟相國羣公子公孫環仰如一如
古伽藍繪壁面寫出西方諸國長侍勃陀様式王曰
弟子不佞少好屬文嘗覽劉勰文心雕龍有云滯有
守無徒銳偏解欲詣真源其般若之絕境則境之絕
者可得聞乎師對曰境既絕矣理亦無矣斯印也默
行爾王曰寡人固請少進爰命徒中錚錚者更手撞

擊舂容盡聲剖滯袪煩若商飇之剷陰霧於是王大
喜命以尚州深妙寺請禪那別館乾符三年王不豫
召大師師曰山僧足及王門一之為甚知我者謂聖
住為無住不知我者謂無染為有染乎然顧與吾君
有香火因緣切利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訣王薨憲康
王即位泣命王孫勛榮諭旨曰幸大師無遠適師對
曰古之師則六籍在今之輔則三卿在山僧何為者
鍠蠹桂玉哉就有三言庸可留獻曰能官人翌日挈
山裝鳥逝乾符帝錫命之歲今國內吞抄有可道者
貢興利除害策別用蠻牋書言荷天寵有所自因垂

益國之間大師引出何尚之獻替宋文帝心聲爲對
王覧之謂介弟南宮相曰三畏比三歸五常均五戒
能踐王道是符佛心大師之言至矣中和西狩之年
王謂侍人曰今聞天子蒙塵趣令奔問官守勤王加
厚歸佛居先將邀大師必叶外議遂早辭台師面供
饌手傳香秉鵲尾爐締生生世世緣加法號曰廣宗
命羣臣賦送歸之什臨別王拜曰昔文考爲舍瑟之
賓今寡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崆峒之請服膺開混
沌之源王雅善華言出口成儷語如宿搆云師退謂
王孫蘓判鎰曰昔人主有有遠體而無遠神者而吾

君備人臣有有公才而無公望者而吾子全國其庶
乎定康王卽位兩朝寵遇師而行之使緇素迎之辭
以老病將化徒訓于介衆曰已過中壽難逃大期我
儂遠遊爾曹好住告訣才罷慹然而逝僧臘八十九
時唐僖宗文德元年戊申也眞聖女主聞之震悼弔
以書賻以穀越二年玫石封層塚蓓蘧戒弟子武州
都督蘇判鎰執事侍郎寬柔浿江都護咸雄全州別
駕英雄皆王孫也遂與門人昭賢通賢愼符議請贈
謚銘塔敎曰可旋命王孫夏官二卿禹珪名桂苑行
人侍御史崔致遠至蓬萊宮硃箔外命曰聖住大師

真一佛出世今追謚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汝嘗
西官縲絏錦歸顧文考選國子命學之康王視國士
禮待之若宜銘國師以報之使中涓出大編如椽乃
門弟子所獻狀也致遠遂撰碑師性恭謹語不傷和
氣論生徒曰彼所吸不濟我渴彼所噉不救我餒盍
努力自飲且食凡所營葺役先衆人每言祖師嘗踏
泥吾豈暫安栖崔致遠論曰昔武烈大王為乙粲時
為屠濊貊乞師計將真德君命陞覲昭陵皇帝願奉
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廷賜華裝授位特進一日召
蕃王子宴大置酒堆寶貨俾恣滿所欲王乃不觴禮

以防亂繒絲智以獲多文皇目送而歎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并書溫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賚之時蓬閣寫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為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青門外自玆吾土一變八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先祖平二敵國俾人變外飭大師降六魔賊俾人修內德得千乘主兩朝拜起四方民萬里奔趨動必順使之靜無腹背者庸詎背應半千而顯大千者歟余取孤雲所撰碑刪鄭為新羅三名僧傳

智證

智證大師姓金氏王都人諱道憲字智詵父贊瓌母伊氏初母夢一巨人曰僕昔勝見佛季世爲桑門以嗔恚故久墮龍報報旣矣當爲法孫故侂妙緣願弘慈化因有娠長慶甲辰生儀狀魁岸語言雄亮九歲喪父殆毁滅有追福僧憐之喻曰幻體易滅壯志難成昔佛報恩有大方便仍感悟輟哭白母請歸道不許聞踰城古事郎云去就學瑞石山一日心驚俄聞母疾歸省十七歲受具始就壇覺袖中神光熠熠然探之得一珠景文大王寓書曰伊尹大通宋纖小見以儒譬釋自通陟遐句邑岩居頗有佳所未可擇矣

無憎鳳儀妙選近侍中可人鵠陵昆孫立言為使既
傳教已因攝齋焉師荅曰修身化人舍靜奚趣咸通
五年端儀長公主以邑司所領賢溪山安樂寺請師
住持獻康大王名見師于月池宮而問心時纖蘿不
風溫樹方夜適覩金波之影端臨玉沼之心大師俯
而覲仰而告曰是則是餘無所言王洗然契悟遂拜
為忘言師請少停對曰謂牛戴牛所直無幾以鳥養
鳥為惠不貲請從此辭王喟然以韻語歎之曰挽既
不留空門鄧侯師是支鶴我非趙鷗中和壬寅泊然
而逝僧臘五十九王賜謚智證禪師塔號寂照命崔

致遠撰碑致遠曰始大成也發蒙乎梵體大德稟具
乎瓊儀律師終上達也探玄乎惠隱嚴君受默于楊
孚令子法胤唐四祖為五世父東漸于海遡遊數之
雙峯子法朗孫慎行曾孫遵範玄孫惠隱末孫大師
也朗大師從大醫之大證杜中書正倫纂銘云遠方
奇士異域高人無憚險道來至寶所則掬寶歸止非
師而誰第智者不言復藏于密能探秘藏唯行大師
然時不利道未亨乃浮于海聞于天肅宗皇帝躬貽
天什曰龍兒渡海不憑筏鳳子沖虛無認月師以山
鳥海龍二句為對有深旨哉東還之傳至大師畢方

之後斯驗矣

慧昭

慧昭姓崔氏其先漢族隋師征遼多沒驪貊令為全州金馬人也父昌元母顧氏氏嘗晝假寐夢一梵僧謂曰吾願為阿孃之子因寄琉璃罌未幾娠禪師旣齔為戲必焚葉為香採花為供或西向危坐未嘗動容及長志切反哺家無斗儲稗販婢陽為贍甘滑之養貞元二十年為搒人隨貢使渡海行至滄洲謁神鑑大師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遽令染削頓受印契師形皃黯然衆不名而目為黑頭陀元和五

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琉璃壇聖善前夢宛若合符
遂入終南餌松實而止觀大和四年來歸興德大王
飛鳳筆迎之曰彌天慈感舉國欣賴寡人行當以東
鷄林之境成吉祥之宅也始憩錫於尚州露岳長柏
寺方丈雖寛物情自隘乃步至康州智異山仍於花
開谷故三法和尚蘭若遺基纂修堂宇開成三年愍
哀大王即位降璽書别求見願師曰在勤修善政何
用願爲使復于王王聞之愧悟以師色空雙泯定慧
倶圓賜號爲慧昭照字避聖祖廟諱易之也仍貫籍
于大皇龍寺徵詣京邑岳立不移遂歷銓奇境得南

嶺之麓經始禪廬大中四年正月告門人曰萬法皆
空吾將行矣無以塔藏形以銘紀跡臘七十七于時
天無纖雲風雷欻起虎狼號咽俄而紫雲翳空空中
有彈指聲會葬者無不入耳師性不散樸言不由機
服煖縕饜飡甘糠麧每有王人秉馹傳命遠祈法力
則曰凡居王土而戴佛日者孰不傾心護念為君貯
福亦何必遠紆綸言於枯木朽株或有以胡香為贈
者則以瓦載糠灰不為丸而焫之曰吾不識是何臭
處心而已復有以漢茗為供者則以薪爨石釜不為
屑而煮之曰吾不識是何味沾腹而已守真忤俗皆

此類也雅善梵唄金玉其音側調飛聲爽快哀婉至今東國習魚山之妙者競如掩鼻師泥洹越三紀門人以陵谷爲慮扣不朽之緣於慕法弟子冏供奉一吉于楊晉方崇文臺郎鄭詢一勒石是請獻康大王追謚眞鑑禪師塔號大空虛仍許篆刻龜未戴石龍遽昇天定康王郎位以紹提之門臨複澗乃鈞題爲雙溪命崔致遠爲銘

惠風詩

歲戊戌余與朴在先入燕是年秋柳惠甫遊瀋陽庚子朴燕岩遊熱河每醉餘談次嘲惠甫中途而止岳

寅南士樹李聖緯入燕余來沙郵未暇作別詩泗川宰金錫汝胤子思玄歷訪沙郵誦傳惠甫別士樹聖緯一絶曰年年十月漲行塵擾着戎衣鴨水濱人盡到燕吾到濡一千餘里不如人

伽倻山記

壬寅二月十八日早飯發行居昌茂村四十里點心加祚村四十里秣馬陜川海印寺三十里宿茂村郎金泉屬驛也行十里過居昌府治晡時到加祚倉古加祚縣也稍稍有瓦家行五里地名龍山伽倻山路炭口也東崖有九日書齋石立川行頗有幽趣緣溪

以上石皆馬牙皴撨人摇踵而下如駭鹿奔麞樹末夕照澹紫有數十家懸厓而居號末丁村行二十里人語天半馬嘶霞外始適一嶺地勢低下日落凄寒行二三里海印寺僧數三輩領村童六七擔籃輿來待乃坐轝行二三里又有一村亦曰末丁村人四五持炬引路轝人跳澗踏石捷於猿猱星光漏樹水聲撼夾行十許里寺僧十五六持炬來迎迥如瀛螢到寺歇于窮玄堂僧供蜜漿饊子棗柿之屬又供夕飯石蕈吉更馬蹄蔬鹿角菜皆可口燃燭觀大寂光殿釋梵學稍慧可語索見寺志而宿〇十九日夜雨早

飯發行星州楊亭村四十里點心星州牧三十里宿
佛堂凡九僧寮凡十二自古遺火燒甚頻庚子正月
又火佛堂三僧寮九今者始建僧寮而佛堂未搆大
寂光殿卽古毘盧殿而弘治中 賜今名僧言是新
羅時所建按志卽 世祖諭監司改搆不久而傾
仁粹大妃命改建任士洪所記如此堦二十級堂四
十六間甚宏敞雄麗毘盧坐佛可二丈左右二佛差
小香爐二坐烏銅銀花嵌以梵字明潤奇巧不知何
代之物有鼓一面桶塗倭硃僧言此是哀莊王時蠶
皮所鞔而以余觀之明是牛革仍索天將笠子則僧

言火于窮玄堂北有普眼堂卽藏弆八萬大藏經南
北二閣俱十五間廣各三間總九十間中設三層架
滿揷經版鱗編羽櫛洵是壯觀版長可周尺一尺半
廣可二尺只有邊格無烏絲十二行十四字字如碁
子雖楷精無可取法版俱髹漆不甚光潤四隅薄銅
裝釘按古蹟志哀莊王時陜川里胥李居仁入宜府
逢三目王發願歸告于王王命雕版于巨濟島中移
藏于海印荒唐不可信毗盧佛左積　世祖朝所搨
經卷試拈二卷下方一刻癸卯歲大藏都監奉勑雕
造一刻甲辰歲按古志哀莊王丁卯開雕與此吊盾

且哀莊王唐德宗十六年庚辰立十年唐憲宗元和四年己丑為憲德王所弒元無丁卯歲高麗有八癸卯八甲辰似是麗朝所雕而未知何代若使我盡閱經版則必知其緣起而不可得也版端冒格皆刻某字第以千字文某經幾卷幾張有時張作丈此必是我 朝入補刻也蓋與中國毛氏汲古閣書籍版可以相埒世言蟲鳥不敢棲塵埃無所冪而北堂前東第一楹即黃榆木大可三抱有蠹因竅成房余試執一二版塵煤涴手人之喜說謊類如是北堂中一間亦安一佛堂西有真常殿弘治年間建後壁垂織成

千佛錦障佛如小指皆碎如鰈衣僧言是月支國物
余笑而唯唯堂中左右有塔屹立石雕金塗右三十
三級左二十級右北壁下安羅末希朗禅師木雕像
面手髹漆筋骨戌削襟披胸現乳間有竅容櫻或象
伊人生時中脘灸痕或是雕造多年腐蠹成竅世傳
此穿胸國人然嘗見三才圖會穿胸國貴人必以長
杠貫穴兩人擔之若籃輿然今希朗之穴僅容筆管
假令爲穿胸國大貴人貫而擔之則杠折而不可動
矣洵如傳者之言則巨無霸是龍伯國人昭烈帝是
長臂國人湘東王是一目國人王德用是昆崙國人

希朗之旁有崔孤雲畫像巾袍雖是唐裝顔髮恐不如是頗俗西有高阜曰學士臺登此可攬海印全局左回右抱北高南低而急澗前奔紙閘轂碓沿水碁置澗西高崖又有精藍名曰願堂僧言哀莊王駐蹕之地也仍坐籃輿出紅霞門峭峯削壁夾澗而起紅流洞落花潭懸瀑停滙白飛綠沈樹石俱怒烟霞欲皺蒼壁鐫名令人敗興袁中郎所謂青山白石無罪受黥諒非虛語東踰數嶺十許里始跨馬向星州黑石白石萬萬散落往往産白土可燒磁器午到星州楊亭村有檜淵書院即鄭寒岡俎豆之所而明日為

春享院長裵欽祖使齋任持肴酒来饋店舍致語以
爲齋居不可見客余亦謝以主人齋居客不敢就見
行到十里有西川書院即寒岡之兄西川府院君崑
壽也兄弟一州俱享血食真希有也星州治西有關
侯廟余入謁仍向店舍宿○二十日雨早飯發行河
濱店四十里點心大丘三十里宿細雨中渡洛東江
江流泯泯南岸斗起橡槲雜植星州古之碧珍伽倻
山川平遠瀠洄人烟林樹可堪入畫沿琴湖逶迤南
馳平疇曠野一望如砥大丘是衣食之鄉良有由也
府城堅緻勝於全州而女墻崩剝城西北有土阜偃

如城隍蒼松鬱然此所謂達城也判官洪矦元燮邀

余談藝良久而罷○二十一日陰晩晴星州茂溪五

十里點心高靈良田二十里宿盖余此行傳聞巡相

十九日發右巡行到星州故余向海印寺欲於星州

延命既抵星州漠然無消息故因發向大丘昨日

日暮未能行禮是日早具黑團領到客舍殿牌下

設香案庭左右列儀仗兵房軍官戎服陪教諭書

及鄭鉞而來余於中門內西庭鞠躬祇迎校生輩奉

教諭書安于案樂作四拜爐烟升又四拜禮訖以時

服入營衙謁巡相歴言鄭擴良久仍還舍館始聞巡

相廿四日發右巡廿五日將期會于宜寧新反倉發
行十里有大池名上塘塘人乘筏持竹篙採荇令人
渺然起江湖之想渡星州茂溪津即洛東江下流津
岸店舍皆窨也行到良田大池旁有店舍夕氣蒼凉
水禽蹌蹌○二十二日早飯發行陜川南亭店六十
里點心三嘉有礴驛宿踰支離嶺嶺路透回衆山叢
沓遙望白沙一帶即陜川郡治也郡南有江江岸古
木和烟村落映帶去年八月初五日戌時大風雷雨
炭水急下浸官舍郡守沈侯與永攜印攀樹僅以身
免水淹民戶男女八十餘口一時俱死収得餘骸者

才五十餘口無以飢饉令人傷心慘目沈侯捐俸救民鄭己之邑西行數里許石壁層疊一亭翼然俯臨南江名曰涵碧樓高麗安震撰記以為晉州壯元亭平壤浮碧樓當與此并美震忠肅王時人蓋成於辛酉歲作樓者廼累世勲臣上洛君胤子金侯云至我朝郡守柳綸重修姜希孟撰記 英宗辛酉郡守趙侯持恒重修尤菴宋文正公撰記壯岩刻尤菴所書涵碧樓樓石稍北有一僧住持自此以後不能記

白黑臂

咸陽有一士人持身甚謹每日必澡洗兩臂人恠問

之則曰天下事未可知吾今雖謹拙若或得罪於官剝袴受笞臀若垢黑愧恨當柰何後果以非罪拿致府庭將受笞臀色潔白異常官長歎曰臀白如彼是眞士夫遂不下一笞而免其罪又有一士以罪拿致兩臀黑如煤炭不似人膚官長將高聲數罪因發笑而止不下一笞仍又免罪然洗臀士人持身甚謹可以警俗

庚午春上半從弟秉
秀未重書中半美洞
金生書下
半金弟民城盛汝書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八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九

寒竹堂涉筆目錄 下

商山餘

青莊舘全書卷之六十九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九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寒竹堂涉筆 下

化姓雲氏

晉州有化姓自言貫驪州洪大丘元爕有哀乳媪雲氏詩

噎氣射犬

鄭仁弘兒時學于安陰林葛川當歲除日葛川與群

弟子守歲至夜半皆就睡唯仁弘危坐達朝肌膚多
爪搯痕血跡斑斑蓋苦肉而警睡也葛川家多美婢
一日選最艶者使之昵近于仁弘讀書之室竟夜讀
書自如一不擡眼葛川以爲仁弘二事雖過人殊非
常情必不祥遂斥之後果八耋伏刑都市仁弘旣老
召子孫謂曰吾老矣欲試精力須呼一犬來犬蹲于
仁弘面前數步許仁弘默然端坐暗噓精氣移時犬
眩暈旋轉不能暫停遂閉戶仍問犬斃否子孫對曰
犬已逃矣仁弘歎曰吾噓氣射犬而犬不死其於吾
衰何世號仁弘爲伽倻老狐陜川尚有後孫家藏其

畫像近世監司某聞之使其後孫焚之火焰赩然而
西幅拂拂飛颺者三四頭面終不燬監司聞而悔之

琉球使

琉球使 祖宗朝來貢路由慶尙道似應抵于日本
薩摩州因隨日本使者達于我國也佔畢齋仁同客
舍記曰仁同濵于洛之東涯據嶺南中路之要衝日
本琉球九州三島之夷奉琛重譯而至者朝迎夕送
四時不絶佔畢齋又有鸚鵡詩琉球王遣使獻鸚鵡
一隻見之於東都有作珍禽隻影到東陲幾伴犧烏
日夜馳嗚咽秪應思故土㛢婀還欲學癡姬翠衿自

惜菱花照紺趾難辭玉鑠𪊍爭似九苞丹穴鳳不言
猶瑞太平時又琉珠使以水滴餉上洛君其制甚巧
上洛令余代作以謝山腹橫穿海眼明花甕誰幻玉
蟾精從今添得文房友濡筆將書內景經

舍方知

佔畢齋集載舍方知事舍方知私賤也自幼其母爲
女兒服傅脂粉學剪製及長出入朝士家多與女侍
通士人金九石妻李氏判院事純之之女也寡居引
舍方知託以縫衣晝夜與處十餘年天順七年春司
憲府聞而鞫之逮訊其素所通一尼尼曰陽道甚壯

令女醫班德捫摸之果然也 上令承政院及永順君溥河尉城鄭顯祖等雜驗之河城之妹為李氏媳婦河城亦吐舌曰何其壯也 上笑之特令勿推曰恐汚衊純之之家也將舍方知與純之區處純之只杖十餘送于畿內奴子家既而李氏潛召舍方知還純之卒後尤縱恣不已今年春宰樞因燕語白之上杖配舍方知于新昌縣余聞之賦二首云絳羅深處幾潛身脫却裙釵便露真造物從來容變幻世間還有二儀人男女何煩問座婆妖狐穴地敗人家銜頭喧誦河間傳閨裏悲歌楊白華嘗見一野史舍方

知爲陰陽俱具人此只稱男子女服可入五行志

吉治隱

吉再字再父號治隱或稱金烏山人善山府海平縣人也父知錦州事元進母兎山士族金希迪女至正十三年癸巳生于鳳溪里元進仕爲寶城大判攜金氏赴任托再于外家時年八歲一日遊南溪作石鼈歌以寓思母之意號泣哀切隣嫗竊視泣而傳之里中男女莫不感淚元進遊宦松都又娶軍器監盧英女遂與金氏疏金氏往往有怨語再諫曰婦之於夫雖有不義不可非之人倫之變聖所不免處之以正

以俟天定可也毋感其言不復怨語年十八學于商
山司錄朴賁因覲父于松都盧氏始不慈於再後感
再至孝待之如所生子再遊鄭夢周李穡權近之門
始聞性理之學甲寅中生員試癸亥中司馬監試甲
子元進卒再遵聖制終三年丙寅中進士補清州司
錄不赴是時我　國家未受命　太宗大王在潛邸
入學再以同里閈從遊讀書甚歡屢遷講論博士成
均博士太學諸生及搢紳子弟請學者多己巳拜門
下注書知高麗將亡庚午辭以母老棄官歸善山學
有一僧唱一句曰古今僚友身新變再聯之曰天地

江山是故人覺而續吟曰太極眞君應許我仁心不
老自靑春辛未除雞林安邊教授俱不赴聞驪興訃
方衷三年事母金氏致誠技衾斂袘晨夕不懈妻孥
請代之再曰吾母老矣後日雖欲爲母服役何可得
乎遠近學者四集日以百數閙閱之齋處于上齋鄕
俗之族處于下齋課其勤懶樂以忘憂自洒掃應對
至蹈舞咏歌不使躐等生理蕭然艱於供俱知郡事
鄭以吾給梧桐閒田以資養焉庚辰 太宗大王居
儲位召之不起州官督令就道乘傳詣京師 太宗
啓恭靖太王授再太常博士再不詣 闕謝 悬

乃上書　太宗曰昔日得與　邸下讀詩泮宮今者名臣不忘舊也然委質僞朝蒙其親試且受爵命不宜復仕　盛朝以累名教　太宗曰子之所言義難奪志然名之者我也官之者　上也宜辭於　上也再遂上書曰女無二夫臣無二主乞放歸田里終養老母　上御經筵問知　經筵事權近曰吉再抗節不屈未審古人何以處之近對曰嚴光不屈光武從之再若求去則不如使之自盡其心之爲愈　上嘉之優禮遣歸　命復其家壬午母卒一從文公家禮不用浮屠法長子師文死服斬衰郡事李揚問其貧

給栗谷園田以饒生養再曰凡物有餘莫保其終乃
於園田僅留家用餘悉還之監司南在為營家廟再
行朔望祭禮四仲時享出辭反告無敢或虧妻申氏
亦嫺祀儀粢盛之具隨時取辦祭佐拜揖無不中禮
婦翁中郎將申勉之卒其孫存養從軍未還再曰余
於申家受恩隆摯乃服緦麻代為喪主不食菜果鹽
醬百有餘日以待存養之來權近朴賁之喪俱心喪
三年季妹適千戶方思桂見棄無所歸再迎置家中
思桂後欲迎歸再曰棄以不義迎又無禮歸必復棄
遂不歸之友愛愈篤及妹死再曰喪有無後無無主

使弟久為之主服朞年戊戌 世宗大王即位命官其子師舜師舜將赴 召拜辭于再再戒之曰君先乎臣三代以後蓋罕聞也汝在草萊君先召之其為恩義非他尋常為臣之比汝當效我向高麗之心事汝朝鮮之主師舜謹受戒再拜而去再居家淡泊安静輕財重義留心忠孝謹於喪祭每值親忌不食一粒曰古人謂忌日為終身之喪安忍哺啜遂垂淚終日宗族之喪必服家禮所制之服隣有喪微者必啜粥不嘗飽也常語人曰人之晝有錯於言行夜不存心耳夜必静坐不言中夜而寢鷄鳴而起具冠衣謁

祠堂及先聖與弟子相揖退于書室講學辨疑竟日
忘倦務合程朱之旨市井之語異端之書未嘗接於
耳目大小官不先加禮不入公府嘗以明道學闢異
端爲急務緇流之感悟而反本者數十人弟浮屠乆
亦感而歸儒中生員試經術之士出於門下者不可
勝記烈女樂哥鳳溪人也嘗誦烈女不更二夫以自
勵或問之曰汝鄉曲賤女也何以誦此言哥曰吾同里
吉注書嘗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是以
知之爾家臧獲誦詩書以相眷⿰木午已亥病革妻申氏
請招師舜爾曰君父一也旣往君所聞訃而至可也

烏下山上落吳字

因謂女壻李孝誠曰我死一依文公家禮言訖而卒年六十七有二子三女冶隱集三卷行于世墓在金烏山 世宗大王贈再左司諫大夫 命旌其閭有金烏山二書院及中流砥柱碑趙先祖學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之學出於其父叔滋叔滋學于再再之學得於鄭夢周夢周寔為東方理學之祖隆慶丁卯 詔使許國魏時亮來問東方孝子節義及孔孟心學之人禮曹判書李滉以孝子五人忠臣五人烈女五人孔孟心學十六人為對再在心學之列有曰志操高潔學問醇正門人司憲府執義朴瑞

生撰行狀事見三綱行實輿地勝覽權近楊村集金宗直彝尊錄成俔慵齋叢話柳希春續蒙求希春曰質美而學粹好義而崇禮孝於親忠於君隆於師盡臣子在三之節旣以此終身又以此教人雖古之醇儒不是過也

秋江論冶隱圃隱

南秋江孝溫過金烏山詩有曰鴻毛命輕義山重公與逵可知此理逵可身輕二姓王杞梓寸朽鑑中玭公身所委惟一君眞知獨行誰與比秋江此詩蓋許冶隱登進士拜注書俱在辛朝而恭讓初年棄官而

歸圃隱仕于辛朝王朝故以爲身經二姓未免杇玭
之譏輿地勝覽曰吉再上書 太宗曰於辛朝登科
筮仕及王氏復位卽歸于鄉若將終身記舊嶽名欲
上謁卽還從仕非志也冶隱此語洵如秋江詩只事
辛氏一姓至如恭讓王不欲臣事況我 朝乎然冶
隱上書畧載于門人朴瑞生所撰行狀有曰委質僞
朝不宜復事 盛朝三綱行實亦載上書有曰擢第
辛朝臣無二主權陽村次南龜菴詩序亦引上書與
行狀同而無王氏復位卽歸于鄉一段無乃諸書皆
拔之勝覽獨載而秋江從之歟若如世傳元耘谷詩

中語則秋江苛論圃隱而冶隱之分辛朝王朝未知如何然久遠之事秖可傳疑而已偶讀冶隱集而記

冶隱辭太常箋

吉冶隱辭太常博士箋殘生險釁已退鄉閭 寵渥殊優復沾朝秩顧僭踰之已甚可冒昧以敢當遂以力辭期於 頷可竊觀古人之跡皆患遭遇之難不事王侯豈可以沽節罔為臣僕非徒以亂倫實關出處之宜庶有名教之補伏念臣性資昏蔽門地孤寒當捷科於前朝而歷職於門下旣乃為臣而委質固當戮力而盡忠丁偽宗覆亡之時旣不能捐軀畫邑

及　眞主奮興之後又不能辭粟首陽名義以之俱
淪清節自玆無挽所宜加一戮於微命將以愧二心
之人臣豈意亾國之賤俘獲霑　盛朝之優渥旣惠
之以首領又耀之以衣冠　天語丁寧特頒馹　召
之寵官資清顯遽陞太常之班是宜盡瘁于餘生庶
幾少酬乎　鴻造顧思進退之行止實係名教之重
輕臣雖厚顏而冒榮人必鈹目而指笑　伏望離明
曲照乾造無私憐臣不移之忠諒臣難奪之志復還
古里俾保残齡則上遂奬節之名下得事君之義謹
當棲遲幽壑沐浴　恩波地久天長倍祝無疆之壽

夙興夜寐盖殫不二之心又有辭箋及上宰相啓世
傳以為治隱所撰而或云後人擬撰
宋史初到我國
我
朝累請宋史于 皇明而不得 端宗朝付奏
于聖節使黃致身始得賫来 世祖時在潛邸白
端宗告于 宗廟錫致身鞍具馬加從官一級致身
翼成公喜子官判書謚胡安
李贇成該洽
李贇成坡字平仲文孝公穀四世孫文烈公季甸子
嘗為承旨 世祖名見便殿引其手以 龍顏摩其

面時　睿宗侍坐　上顧謂曰此他日汝臣也其勿
忘遂命親酌以飲之　睿宗朝拜禮曹判書一日入
侍　經筵退會賓廳　上使中書賫烏犀帶以賜曰
深嘉卿典禮三載無有過舉且供職之暇能不忘經
史遂超加崇政臺諫交論　上下批曰論人不論級
乃予平日之志坡素稱該識典故儀禮尤其所長凡
朝廷大禮古制雖存而疎簡可疑者必商度古今務
合於理壬寅南至　命制黃鍾管實灰候氣氣至
灰飛聰明絕倫善於談論性理之原及歷代治亂言
之亹亹東人氏族世代雖微者皆辨其支派高麗諸

科至于我　朝某榜某壯元某第幾名枚舉不誤一人

金處士孝行

金處士克一金海人父義興縣監湑克一幼有至性父閒居鄉里凡有出入必奉扶屨不離跬步父晩年畜二妾母朴氏意不協往往不食克一年才八歲亦不食待母飯始飯父日以琴歌飲慱自娛克一必手具酒食與妻相戒思所以悅父之心妻病疽良苦吮其血而愈母卒旣葬距家三十里廬其側每朝夕奠訖必徒步來省父而返隆寒暑雨不少懈父卒哀毁

逾前喪晨夕伏墓虎來不避服闋益虔祭祀得異味不薦不敢食雖倉卒未嘗坐父母平日之坐事二庶母加於父在時及死葬祭盡禮心喪至期性恬靜不求仕宦外舅府尹李暕勸出仕辭以親老不願一日離側淨掃一室整冠危坐讀小學書教子弟必稱張公藝以勉之與里中人脩睦族契禍患相恤昏冠相慶春秋吉日徵逐宴遊鄉隣執友之死弔賻如禮不進酒肉雖婢僕賤微亦復如之故一旬肉食不過二三日年七十六卒　朝廷命旌其閭子孟官執義驥孫駒孫孟之子也

花喙蚊

范石湖咏蚊用花喙二字余来沙郵六七月之間夜則蚊群因緣簾隙點次壁隅果腹晶晶不知其數使童子秉燭撲滅少選又来嚼膚不可堪耐其為狀也翅脚細弱而喙如象鼻立必拄喙翹揚後脚不審所謂喙如花也麻蚊最毒竹蚊差歇余直摛文院院壁多蚊八九月不復嚼膚細看坐壁者則箇箇喙端蓬勃如蓮花始覺花喙之義譬後讀楊升菴丹鉛録有霧滃而蠏鰲枯露下而蚊喙坼之語古人之檢驗物狀無細或遺如是精微

佔畢齋遊頭流山

佔畢齋爲咸陽郡守壬辰仲秋同俞濡溪好仁曹梅溪偉遊頭流山有遊錄今畧記之戊寅歷嚴川瑟花巖至地藏寺舍馬策杖一里許有巖曰歡喜臺其下千仞俯見金臺紅蓮白蓮諸刹彷先涅菴新涅菴抵古涅菴日已曛議論臺在其西有石窟老宿優陁居之嘗與三涅僧論大小乘頓悟仍以爲號余試險極勞熟睡己卯黎明行度一岡此九隴之第一也連度三四得一洞府寬閒奥邃行二十里達于義吞村度九隴由山脊行不數里循脊南乃晉州之地抵清伊

堂以板為屋自此至永郎岾道極懸危日已過午始
登岾到此仰視天王峯永郎新羅花郎之魁領三千
徒遨遊山水嘗登此峯故以名少年臺在峯側蒼壁
萬尋山之東西谿谷無雜樹皆杉檜松栯槁死骨立
者三之一其在岡脊者因於風霧枝榦皆左靡拳曲
雲髮飄颺歷攀踰嶺旁有船巖登中峯戴土而端重
詣聖母廟三間板屋所謂聖母石像項有鈌畫　太
祖捷引月之歲倭登此峯斫之而去後人和黏屬之
釋迦之母摩耶夫人也嘗讀李承休帝王韻記聖母
命詵師注云今智異天王乃指高麗太祖之妣威肅

王后也高麗人習聞仙桃聖母之說欲神其君之系
創為是談承休信之筆之韻記日且昏陰風橫吹嵐
霧坌入衣冠皆潤枕藉祠內寒氣徹骨夏襲重綿庚
辰先遣從者於香積寺具食石矼滑甚下數里許有
鐵鎖路甚危穿石穴而出投香積無僧已二載出門
前盤石望薩川蜿延而諸山及海島或全露或半露
辛巳曉日出霞彩暎發遂促晨餔徑往石門入聖母
廟時因新霽四無纖雲是山自北而馳至南原首起
為般若峯東迤幾二百里至此峯更峻拔北蟠而窮
焉雉堞若曳者咸陽之城白虹橫貫者晉州之水青

螺矗立者南海巨濟之群島若山陰丹谿雲峯求禮河東皆隱於簇積之中山之在北而近曰安陰黃石曰咸陽鷲岩遠曰咸陽德裕曰公州鷄龍曰錦山走牛曰知禮修道曰星州伽倻東北而近曰山陰皇山曰三嘉紺嶽遠曰大丘八公曰安東清凉在東而近曰宜寧闍崛曰晉州集賢遠曰玄風毗琴白清道雲門曰梁山圓寂東南而近曰泗川卧龍在南而近曰河東瓶要曰光陽白雲西南而遠曰興陽八顚在西而近曰雲峯荒山遠曰光州無等曰扶安邊山曰羅州錦城曰高山威鳳曰全州毋岳曰靈岩月出西北

洞下落崔字

而遠曰長水聖壽或若培塿或若飣餖而惟東之八
公西之無等在諸山稍爲穹窿也鷄立嶺以北縹氣
漫空對馬島以南蜃氣接天眼界已窮不復了了亭
午穿石門而下登中山亦土峯也郡人由嚴川而上
者以北第二峯爲中自馬川而上者甑峯爲第一此
爲第二故亦稱中焉歷甑峯抵沮洳原原在山之脊
而夷曠可五六里林藪蕃茂水泉縈迴可耕而食暮
登唱佛臺其下無底其上無草木俯望萱原串麗水
串鰭津之委岳陽縣之北曰青鶴寺洞其東曰雙溪
寺洞孤雲嘗遊于此宿靈神寺北有石迦葉至

世祖時每遣中使行香其項有鈠亦為倭所斫迎葉殿之北峯有二岩突立所謂坐高臺也法堂有蒙山畫幀其上有贊云頭陁第一是為抖擻外已遠塵內已離垢得道居先入滅於後雪衣鷄山千秋不朽傷印清之小篆乃匪懈堂之三絶也由直旨而下面東仰視天王峯若咫尺矣既下峻趾曳杖而行谷口有野廟遂更衣乘馬抵寳宅里踰登龜岾徑還郡齋

雲山筆錄

一士人於 安東府山中石龕得一書名雲山筆錄柳西厓所撰多載鄭松江事士人持此書納于陶菴云

畓

畓字我國俗字萬不得已用於公家俗間文書而我國人不講六書雖善書者如踏字不作足旁沓而作踏令人心內不安偶看丹鉛錄刋本有一踏字作足旁沓雖是坊間傭書人誤寫者而於中原書初見故記之

日本之俗

有人言申青泉維翰嘗遊日本至曰日本之俗賤鄙獷直毒虐無比不近人情蓋此風自南而來故嶺南之俗較日本稍歇然為國中之最全羅道忠清道又

其次也京畿較又稍緩黃海道又其次而平安道咸鏡道若存若無一渡鴨水則坦然無所拘云此言理或然也然嘗見遼史遼俗防禁[illegible]甚嚴而古者安定之俗即今錢塘之俗亦如我國也

三計

咸陽有一士某醇謹人也嘗言一日之計莫如朝不飲酒也一年之計莫如多淹醬一身之計莫如得賢妻

炯肉酒

偶與諸客各言所欲有一客曰僕所嗜炯肉酒三物余問三者如俱不得當去何物客曰先去酒其次肉

余問其次客瞠然曰如去烟雖生何樂

明氏事蹟

癸卯七月将赴京師宿于全州南門外明德祚家余問爾家有家乘族譜否德祚遂出示二冊夏王十三代孫銀溪察訪明廷耈所謂申奎撰跋余剪燭揮汗一覽而訖使雷光癸初名光雷鈔之以備掌故○紀事本末蜀地悉平蜀主至京師封歸義侯居第京師而已投于高麗○昭代典則從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理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蠱惑不能保其始終宜

處之遠方可保全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
答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俾善待之○
攷事撮要洪武五年壬子恭愍王二十一年中書省
咨送陳理夏主家口令不做軍不做民閒住過活○
松都誌興國寺今為訓諫廳舊塔猶存廳後山下即
夏主所居　太祖平漢蜀將陳理夏主男婦二十七
人出送我國使不做軍不做民閒住過活夏主年十
八理年二十二夏主為摠郎尹熙宗壻恭愍王賜米
二十石布一千匹先主衮冕畫像猶存至壬辰之亂
焚盡恭愍王賜夏主舍興國寺陳理舍松林寺特給

田土奴婢以兩縣貢物饋餉我 太祖朝有旨賜夏
主華蜀君陳理平漢君職祿 太宗朝有旨賜忠勳
世祿 宣廟朝有旨勿侵明氏陳氏後裔○效顰集
夏主稱帝九歲見擒到我國母彭氏每夜祝天曰天
乎天乎使我播遷專是蜀大臣之罪大臣與 大明
相通使我兵專務拒東而引兵從西南入故遂至亡
耳 太宗朝王妃冠服自 太明而來宮中不知被
荷之術彭氏指教乃得知之明氏苗裔至今有居開
城者余嘗見夏主畫像容貌端正爪不剪而長○涪
溪記聞夏主之後陳疏願赴試 朝廷許之明克讓

中進士其子先啓以文科顯明氏至今不絶　皇明
通紀以爲陳理夏主由海道向高麗飄飄䫄八于海
矣蓋爲疑辭即汎汎其迹之意也中原不知兩人善
終於東方而有是言○十五世孫明行健作族譜序
畧曰以夏主爲始蜀地爲貫今爲一十六七九八世
矣夏主諱玉珍隨州人邑于成都國號大夏改元天
統其胤諱昇年十歲嗣位改元開熈　皇明太祖正
字咨送我國逮我　太祖朝待以賓禮　太宗朝賜
世祿命建祠宇于延安　列聖朝連有　皇朝人調
用之　教馮翊魚氏雲南南氏隴西李氏廣平田氏

次第顯榮而獨我明氏泯沒無顯云

嚴川古蹟

癸卯六月余遊頭流山憇嚴川寺問古蹟寺僧獻一冊載 仁穆大妃爲亡弟追福願文曰嘗聞法身圓對照人若臺鏡忘疲慧力周通接物若衢樽待酌是以窺鏡者貌分姸醜杷樽者器識淺深善權之誘化無頗庶品之薰修有託幽則可銷寃釋憾顯則可拯若扳危况能申孝悌之誠必易感慈悲之蔭我如虗懇佛豈食言弟子婦妹少遭閔凶深抱寃酷摧心於何怙何恃泣血於靡瞻靡依矧銜終鮮之悲倍結孔

懐之慼不天之責無地可逃豈期劉景辨周代之宗
李弘别魏朝之禮採女功於台室奉嬪則於　王家
令則杞國憂深楚口口罷塊朕獨處恍若有亡無因
辭口以陳誠空效脫簪而落釆顧私門之薄祜實行
路之同嗟但以餘生有涯永恨無極若非注心義海
何以澄宿對之因緣若非藉力法林何以助冥口之
功德遂爲亾弟追福於嚴川寺先學莊敬捨稻穀一
千苫且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先聖所言後生所務敢
將瑣瑣之財施特奉莘莘之法流雖慚撮壤培山終
願導涓歸海每當廣厦集釁中之侶淨筵譚象外之

宗敬願亾弟擺落塵羈超昇海會德分四衆為長者室之嘉賓法究一乘作如來家之勝友亦使十方庸品萬刼昏流俱乘般若之舟齊到菩提之岸

濫溪廟庭碑

濫溪書院卽鄭文獻公一蠹先生俎豆之所也其奉祀孫德濟建廟庭碑本菴撰鄉中諸大姓士族評議峻詆以碑文列敘理學道統而不錄晦齋先生為本菴之過仍論德濟慫恿之罪德濟不得已禀本菴改撰本菴遂刪諸賢之歷叙者只稱六七作仍上石士論猶以為六七作之中亦含不錄晦齋之意轉益層

瀫盧氏宣國斧斲其碑鑿去本菴姓名鄭氏訴于監
司因係宣國于咸陽獄今經二三監司俱未凌折閒
鄭氏言則以為鄉中士族之祖先多有創建之功而
碑中秖稱姜介菴它不槩見故起爭端聞士族之言
則以為鄭氏不謀士林半夜竪碑公議不平云其碑
曰我東自箕子以夷為華旣二千餘年而儒學猶䄵
䄵高麗有一鄭圃隱而論者或以忠節掩之當時葢
未知尊也其卓然為斯道倡接墜緖於中土者實自
寒暄金先生一蠹鄭先生始沿是而有靜菴退溪栗
谷牛溪沙溪尤菴同春諸先生代作至于今磊落燀

赫而天下道統之傳歸于我矣猗歟盛哉然而金鄭二先生皆遘禍言論風旨不甚顯此學者所以想慕痛慨於千載之下者也鄭先生世居咸陽子孫尙傳守焉嘉靖年間有介菴姜先生翼倡議立灆溪書院以祠先生丙寅 賜額盖 國朝之有書院刱于周武陵之竹溪而灆溪次之嗚呼先生者學者之祖也灆溪者書院之宗也豈復有尙於此者乎書院之作踰二百年而庭無碑諸生方謀伐石刻辭以竪之徵文於鍾厚鍾厚不敢以匪人辭謹按先生事行大致畧著於實紀而其英資異行見聞皆服斯固大賢之

奉下落未字

一節至若究貫經子辨析性氣則秋江南公撰述備矣後生小子何敢更為模象也哉其旋㢘則發自靜菴先生以及鄭文翼公先弼李文忠公元翼連陳于朝遂於萬曆庚戌從祀孔子廟庭　肅宗乙卯以鄭桐溪先生配己巳又享以姜介菴皆多士疏請得命也介菴先生少斥弛不羈變而之道醇如也誠孝出天學造精微立法以貴自得務勉强為主用薦除昭格署叅奉拜而卒時年四十餘而同時儕類咸推之為老成宿德焉桐溪先生諱蘊舉進士薦以行誼尋擢文科官止吏曹叅判正色直言以立朝廢主

時尒敍弟錮 母妃之議竄濟州十年後當 仁祖
丙子在南漢圍中屢抗章力爭和虜不得則抽佩刀
剚腹不殊屛居岩谷以終遂以身負天下萬世綱常
之重噫鄭先生之道尚矣若姜鄭二先生或以篤學
或以峻節皆口享之斯可以永垂來後而不泯何待
碑哉雖然從今以往入是院而覩是碑者為激感於
諸先生之道德節義而知自勵入而孝順於家於鄉
出而忠於國則碑亦有助矣諸君子盍相與勉之後
學清風金鍾厚撰黃運祚書

癸卯六月二十三日與子先霤遊頭流山宿于君子寺有揭版事蹟余節畧記之天嶺之南五十許里有智異山智異之東麓下大溪邊有君子寺陳大建十一年戊戌新羅眞平王潛邸避位居此因生太子而還國遂捨家為寺以是名焉自爾厥后荐遭兵燹或興或廢曁于麗朝慶元四年戊午佛日國師来止此山上無住菴專精內觀未幾將歸昇平之禪社道由山下見此遺基將營寶坊恨未遂願越明年卽命嗣法沙門眞覺國師曰善繼吾志而往葺之於是國師使其領袖先新佛宇漸完僧寮國師告衆曰寺已成

就吾敢久留令其門弟信淡主席於斯退居于金臺
菴又移於斷俗寺旣而世多翻覆寺亦與廢者久矣
延祐四年丁巳慧通和尚來到此寺廣修重搆爰自
麗世之季及至我　朝之初屢經島夷之陸梁寺亦
焚燬洪武三十七年甲申天台領袖行呼大禪師丕
拓新搆彌崇舊制像室經臺無不完備康熙十九年
庚申善士淳一韻釋改舊樓而換新信寬道人善新
尾而棄舊猶未丹雘甲子春通政太鑑法師塗以黝
堊康熙廿三禩方壺崧蒭荊谷復還書案東史眞平
王元無後嗣今曰生太子因以名寺云者未知何謂

也自㫋㕓𠩍之𠩍似是后字而本書作𠩍意者后字
雖與後字通用而恐爲嫌於后王之后故彼口而作
𠩍歟寺今頹廢秖有瓷菊十餘

羅麗石刻

成士執大中嘗錄示星湖李氏瀷僿說中所記古碑
使我求嶺南古蹟有曰三韓以前無所考近世王孫
朗善君所輯大東金石錄殆無遺漏慶州有太宗武
烈王陵碑大角干金庾信墓碑三水縣有草方院碑
即新羅眞興王巡狩記意者悉直始屬於新羅則嶺
東之地皆古所有而鐵嶺之外亦有巡狩所及也後

句麗拓地傳海則不復有此矣扶餘縣有平百濟塔銘唐蘓定方所立又有平濟碑唐劉仁願所立晉州智異山斷俗寺有神行禪師碑釋靈業書雙溪寺有眞鑑國師碑崔致遠撰并書襄陽雪山有弘覺禪師碑集右軍書陜川伽倻寺紅流洞有崔致遠詩刻保寧聖住山有明慧和尚碑崔致遠文光陽白鶴山玉龍寺有道詵碑奉化太子山有朗空大師白月棲雲塔碑金生書聞慶曦陽山有智證禪碑崔致遠文以上皆新羅古蹟原州建登山興法寺有眞空大師碑唐文皇書麗太祖文靈岩月出山有道詵創寺碑

禪下落師字

稷山素沙坪有弘慶寺碑金山黃岳山直指寺有大
藏堂記集右軍書義興華山麟角寺有普覺國師碑
閔漬文集右軍書高城三日浦有埋香碑楊州天寶
山檜巖寺有懶翁和尚碑指空大師碑皆李穡文又
有 本朝無學碑林川普光寺有圓明國師碑元揭
奚斯書危素文士翺云忠州開天內村開天寺碑晉
天福年間所立衿川安養面念佛菴下有安養寺破
碑麗初物也

慎權兩處士

居昌愼敦恒鄉吏也治儒業讀書修行葦帶布衣儒

如也家藏慶尚道刊本書籍無一遺漏與咸陽權克中友善克中家世甚微經明行修右道人士稱慎處士和易祥善嘗退讓謙謙權處士操守嚴潔貺誨人不倦余見敦恒未及見克中敦恒子千能踰弱冠文藝夙就嘗從余遊請証其詩文藁其詩有曰鵠與烏羣便見親鶴隨雞伴豈相嗔為君暫屈昂藏氣近我無傷潔白身

詠蝶詩

古人詠蝶詩皆幽艶可誦偶記若干句錢起詩胡蝶晴憐池岸葉黃鸝曉出柳園花梁簡文帝首夏詩竹

樹下落飛字

樹俱蔥翠花蝶兩飛翔董思恭咏風詩花蝶自飄舞
蘭蕙生光輝杜甫詩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熊夢
祥詩鐵珊瑚樹鬼蝶陸龜蒙詩雙蝶鬪飛高雍陶
詩荒園數蝶懸蛛網空室孤螢入燕巢白居易秋花
紫蒙蒙秋蝶黃茸茸李商隱詩秋蝶無端麗寒花只
暫香袁易詩黧黃捎蝶驚還起翠碧窺魚去復來盧
綸詩壞欄留衆蝶孟郊詩逃蜂匿蝶踏花来蘇軾詩
傳伶寒蜂抱孤花王建詩幽花含宿彩早蜂寒弄翅
李賀詩腰被佩珠斷灰蝶生陰松李商隱詩孤蝶小
徘徊陸游詩漠漠寒花欺晚照翩翩孤蝶美秋光鄭

谷詩烟籠宿蝶枝林寬苦雨詩葉底遲歸蝶林間滯出鷺皮日休詩異蝶時似錦幽禽忽如鈿文同詩雨後雙禽来占竹秋深一蝶下尋花劉從益詩莊周枕上非眞蝶樂廣盃中卽假蛇劉會孟詩無因化作千胡蝶西蜀東吳款款飛高啓詩萱留倦蝶連池綠樹帯殘鸎滿寺陰又知是隣家花落盡菜畦今日蝶来多

石湖集

余將再往花山郵借書于薑山薑山借范石湖集庭前雨柿樹翠葉初濃堂後紫筍過屋薔薇玫瑰黃紫

刺眼每日衙罷睡餘抄載若干首其請息齋六言十
首洞門晝掛鐵鎖閣道秋生綠苔著下畧同龜伏瓜
中且免蠅来多謝紛紛雲雨相忘渺渺江湖坐隅但
忌占鵩屋上何煩譽烏灔澦年年似馬太行日日摧
車笑中恐有義甫泣裏難防叔魚見影鉞猶鉍鉍聞
聲庖尚狺狺問誰毛生名紙知我角出車輪不惜人
扶難拜非關我醉欲眠勞君敬枯木耳恐汝見濕灰
焉稅駕今吾將老結茅此地不喧恐妨蝴蝶同夢笑
倩顚當守門口邊一任醭去鼻孔慵將涕收閒門冷
落車轍空室團欒話頭冷煖舊雨今雨是非一波萬

雜言下當有
來往對偶字

汝壁下禪枯達磨室中病著維摩親戚自有情話來往都無雜言酒熟徑須相報文成聊與細論園丁以時白事山客終日相陪竹比平安報到花依次第折來○久病或勸勉強遊適吟四絕荅之風月箇中老子江湖之上散人化鑪苦斷清福環堵閒拋好春鶴怨久迴俗駕鷗盟誰主載書一丘一壑謝汝三歲三秋望予捫蝨卽是忙事驅蠅豈非褊心香煖香寒功課囪明囪暗光陰竄如寡婦多忌倦似田翁作勞玩具僧梳刖屨歡悰丁尾龜毛○題黃居寀雀竹圖二首羣雀歲寒保聚兩鶺日晏忘歸草間豈無餘粒剖

地風號雪飛蔓花露下凝碧叢竹秋來老蒼噪雀羣
爭何事么禽自囀清篁○四時田園雜興步屧尋春
有好懷雨餘蹄道水如杯隨人黃犬攙前去走到溪
邊忽自迴種園得果廑償勞不奈兒童鳥雀搔已插
棘針樊筍徑更鋪漁網蓋櫻桃桑下春蔬綠滿畦菘
心清嫩芥薹肥溪頭洗擇店頭賣日暮裹鹽沽酒歸
右春日胡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
籬犬吠竇知有行商來買茶三旬蠶忌閑門中鄰曲
都無步往蹤猶是曉晴風露下采桑時節暫相逢海
雨江風浪作堆時新魚菜逐春回荻芽抽筍河魨上

楝子開花右首来右晩春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
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百沸
繅湯雪湧波繅車嘈囋雨鳴蓑桑姑盆手交相賀綿
繭無多絲繭多千頃芙蕖放棹嬉花深迷路晩忘歸
家人暗識船行處時有驚忙小鴨飛右夏日杞菊香
珠滴露紅兩蛩相應語莎叢蟲絲罥盡黃葵葉寂歷
高花側晩風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蜻
蜓倒挂蠭兒窘催嗄山童爲解圍新築場泥鏡面平
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聲裏輕雷動一夜連枷響到
明右秋日斜日低山片月高睡餘行藥繞江郊霜風

紅下落
右冬日

掃盡千林葉間倚節枝殼鶴巢炙背檐前日似烘煖
醺醺後困蒙蒙過門走馬何官職側帽籠鞭戰北風
松節然膏當燭籠凝煙如墨暗房櫳晩來拭淨南囱
紙便覺斜陽一倍紅○宴坐菴油燈已暗忽微明石
鼎將乾尚有聲衲被蒙頭籠兩袖藜牀無地着功名
五更風竹鬧軒囱聽作江船浪隱牀枕上翻身尋斷
夢故人待漏滿鞾霜○春晩陰陰垂柳閉朱門一曲
闌干一斷魂手把青梅春已去滿城風雨怕黃昏客
去鉤囱咏小詩遊絲撩亂柳花稀微風盡日吹芳草
胡蝶雙雙貼地飛夕陽槐影上簾鉤一枕清風夢昔

遊夢見錢塘春盡處碧桃花謝水西流○江上天色
無情淡江聲不斷流古人愁不盡留與後人愁○寒
食客中有懷江郭花開也寂寞不須綠暗與紅凋疾
風甚雨過寒食白日青春吟大招芳景尚隨流水去
故人應作綵雲飄煙波千里家何在惟有溪聲似晚
潮○次韻邊公辨錯落參旗罥竹梢柴荊臨水開蓬
蒿清風吹曉玉蟾傾穠露洗空銀漢高雙鵲繞枝應
也倦一蛩吟壁已能豪新秋只合添詩興莫學潘郎
歎二毛○偶書揑目華中影現身有為皆妄懶方眞
包甘搰搰勤為圃休向滔滔苦問津書至五千空挂

腹餞非十萬不通神君看汗簡沈碑者随水隨風幾
窖塵○蠻觸蠻觸紛拏室未虛心知懲忿欠工夫腹
須空洞方容物事過清凉已忞吾萬仞我山高不極
一團心火蔓難圖從今立示寒灰觀笑看蒼黃走鄭
巫○顚藥篦合成四大本非眞便有千般病染身地
水火風都散後不知染病是何人石湖恰似白香山
其晩年作尤是心印相傳其悟解處幾不可辨

林將軍影

癸卯孝冬　上特命遞臣沙郵丞移拜廣興倉主簿
與家功懋冒大雪踰鳥嶺到丹月驛瀨川時已昏黑

燃燭謁林將軍祠画像面甚楕眉濃黑磔如松毬間有三四秀毫勁健欲刺竦髯頗脩眼有三稜

新羅方言

爲官長能習方言可通俗情余初到沙郵吏隸之言驟聽不可觧蓋新羅方言也余之言吏隸亦不能暁事多謬錯居無何余頗習方言遂以方言臨民嘗收羅納倉余試分付官隸曰居穉不完則羅洛必漏以請伊歛颺賦後堅縛沙暢歸納于丁支間適有京客在坐掩口而笑曰此是何語余一一釋訓曰居穉者苫也羅洛者稻也請伊者箕也沙暢歸者藁索也丁

支閣者庫也

達句長韻

達句長韻序 泌斤李丞以 內閣檢書帶本銜而出過余於閣學士巡相李公之營示其上閣學士鄭徹齋詩二十二韻余愛而留之丞去而曲江成使君以外閣校理出赴其任又過余余與泌丞曲江爲文章交二十年忽遇之大嶺之南二子悲余之詩不作且久余旣送丞歸喜曲江繼至留飮數日出丞詩相與歎賞遂刻燭而次其韻以送試其退進余有客元生徹齋之㑪芭也余因徹齋及公紀侍郎致之館巡相

公亦日邀與語生以其思徹齋和余詩袖諸作八謁
巡相公巡相公曰何不令我與聞諸君以監司我也
於是命生把筆一呼滔滔如也生疾寫不能及公又
曰酒泉鄭太守有事當来其趣之無酒泉詩不可也
東屏金子容進士亦來不不則問主人何日來也明
日酒泉至又留曲江凡九宿於余新秋整暇齋天出
月置名酒蘂果香上下論古今人物詩文莫能違也
酒酣又相與作草書一夜墨數斗盡巡相公數使妓
覘之竢紙上畫墨暵則奪而収之以為歡酒泉既後
至不肯獨自苦吟元生展紙進曲江止讙語余時候

聲以桃之巡相公亦避座為肆其志酒泉輒以笑罷
無索思色及歸過琴江北十里忽傳筒而至座中皆
大驚時東屏亦已至連就二章諸詩多從而疊之夫
酒泉巡相公之所難而曲江之所畏也東屏酒泉之
所心許而必呼以癯仙者也余來嶺數年求嶺之雋
而得癯仙癯仙於元生為口授師故置眞生右公紀嘗
以書謂余有南金曲江擧酒賀之為文苑主人亦二
士在甬軸成巡相公使曲江書二本一本送徹齋求
和又以書求蕉齋沈按使詩蕉齋亦　內閣學士而
與余少為同舍郎如徹齋之舊也八月元生之京師

余使生訪公紀侍郎道余因沙丞曲江近復作詩且
以得諸學士詩欲求備於江湖之故人也云爾癸卯
重陽洪元燮太和題〇原韻沙斤丞李德懋懋官作
也徹齋閣學士鄭侍郎志儉號也曲江使君成大中
士執也閑喜秀才元得愚受之也東屏金得厚進士
號癯仙子容字也子敬酒泉太守鄭文持淳也澄清
主人按察使李公秉模也得其詩不可以不知其人
洪元燮太和識〇長句上徹齋鄭公學士且置閣務
劇蠢千令公試聽下官語下官倘受令公知不辭甘
心為僕圉槎材肝肺鬱奇氣詎堪低垂蓬蒿處行隨

使者踔一騎飄然萬里燕中去彷徨獨躅玉鍊橋悵
望 烈皇舊紫籞綿州李生錢唐潘與我論文大酒
所歸来依舊一牀書專於嬰兒靜於女照水影好憐
山鷄緣木技拙懸石鼠韋布亦含水土 恩有願區
區效心膂通籍金門非夢思感激由衷深難禦唐朝
供奉漢待詔聯武徐節泠與楚學士紫瀾大瀛海檢
書黑子小島嶼唯公降精東壁星主盟詞垣亦幟舉
吾曹生并 右文世伴直隨行今五署汲深端合資
脩綆懷大那能容小褚羣書名目解題陳小學扁旁
說文許容我骨相不媚嫵畧我才具太齟齬天人性

命百家言語到精深公每與方其怳惚又瓊瓏太眞
蠹犀燃牛渚秉衡驛丞自我始不循資格以齒序在
前糠粃颺千里頭流之左灩灂漱地瘴令人骨戍削
別後秋風將換紵懋官○梅竹軒留曲江使君歙用
沙斤丞上徹齋學士長篇韻共賦郵客郵筒走旁午
南紀初聞日邊語釜壁雲霄守東垣驛騮首蓿散外
圍沙丞骯髒舊懋官飯蔬飲水猶甘處十年不見羽
毛奇促聞飛入籠中去籠中日月揔兩露石渠書香
通紫籞圖書集成五千卷有 命披進 君王所休
文侍郞志黼黻康成學士心處女兩賢曾與我同僚

當時虎變憐鼷鼠閣庭殊錫被 恩早小臣銘鏤唯
心膂臣罪不職二載冬末令州民凍飢禦我鬢徑變
閱簿書我肌先痛對播楚近日麥熟乍展眉携與二
士遊蓬嶼龍吟鯨作沒雲浪一滌煩惱思遐擧南来
壯矚盡海山北方故人值炎暑簾閣風清綠簟涼小
妓傳詩披錦褚君是青城之巨匠記余妙齡同心許
文章互出逾奇變老大相逢肯齟齬宦跡渾似雲龍
逐檢書清新君所與渠曾走馬薊野君亦秉槎析
木渚南北雙馳夜珠先歸来合置鳴球序嗟余椽筆
獨無用染朱堆墨琹江漱卒然不釋尋舊興汗顔流

漬輕衫紵太和〇一官驅遣路直午老大愁聽嶺南
語弊衫硬帶束病軀行李低頓伕徒圍煌煌烏蜀導
我行忽到巡家按節處芸香猶宿紫薇陰校書纔來
檢書去直北星辰照衣裾魂夢相隨入　紫籞半刺
娛客風流足氷簟華堂酒詩所金爐爇盡龍涎香鑱
炬三叟列姣女官軒寂寂布琴棋訟庭清清退雀鼠
鴻燕相失儘堪恨猶有同人托心膂廿載風塵兩華
髩醉来狂興孰能禦必留要觀南國風為是文苑揀
翹楚頗衰老子婆娑意巾舄依依入孤嶼蓬萊咫尺
訖前路遲暮霓旌也再舉達城烟雨住人多梅鶴風

清遊殘暑棠帷送箋亦盛事醉墨淋漓傚虞褚蠡蠹
性癖苦難除到處讐校却自許海山禽魚疇伴侶朱
墨鹽米太齟齬試看虗舟横野渡行止由天我何與
别後山河更渺然箕斗相望一水渚長安槐柳隔暮
雲故園松菊屬秋序脩鯨噴浪蜃沫青我獨胡為瘴
海溆團扇題詩表相憶惆悵西風襲輕紈士執○我
生之初歲庚午之無字識自學語逸氣早被名公賞
目我天駒出太圜廿載漂泊嶺湖間忽令巨魚涸轍
處世人見我毛骨殊勸我負笈長安去十叩朱門九
不開姓名何由達　宸籞躑躅歎塵珂馬塗帳望

奎閣星辰所日暮天寒返茅屋翠袖啼飢憐季女劇
知樗櫟甘散村敢言鵷雛笑腐鼠無土可農錢可買
事育何以殫心瞀猶有一段磈磊氣爲虹爲霓苦莫
禦復思放蕩壯心目寧愁秦馬太悽楚朝過商山問
芝田暮宿金陵訪蓮嶼山東爲客蘇季子海內何人
孔文擧達句主人開逢迎置我涼堂遣炎暑太守風
流滁亭歐刺史文章同州褚庄言非敢云同志詞場
往往濫推許馳峯素鱗佐置醴笙瑟詩書不齟齬憐
爾青莊與青城英姿已被君　王與承　恩出入嘗
香閣仙珮琮琤雲漢渚偶然相逢梅竹館梧桐雨冷

驚秋序華駟昨送花山驛皂盖將赴曲江澈我獨胡
為此淹留遊子輕袷將換紵受之○元生袖示通判
與曲江使君次沙斤丞長句仍說酒席風流之盛近
時無此事久矣喜步其韻要書軸中一兩妨農桃支
午元生觧作驅魔語梅竹主人非俗吏曲江使君超
凡圉忽漫嶠南兩相遭竟夕雲嵐接興處浦柳漠漠
稻畦平前日沙丞從此去不嫌潦到綰墨綬均知雨
露荷　紫簫快讀沙丞放歌行脩竹琅𤌍集酒所句
當晩衙鴈鶩庭安排夜讌如花女一斗始吐奇氣来
孰為龜龍孰蟲鼠達士位不係卑尊人臣義在殫心

胷鷄割牛刀聖戲耳言氏之子知牧禦老夫無術答
諸公萬戶徙然擁金楚宋俗強梁古鷄林隱憂彈丸
一馬嶼繡錯碁鋪七十州武力文事何曾擧未聞國
風陳太史頗懸酷吏去大暑強欲臨池撥幽愁愛君
腕力奪虞褚石渠古閣通犒文得之尺牘心已許不
見三年吽絶奇老愈蒼健若齟齬筆以文悟文以人
吾知梅竹性相與委曲癯藤走紋壁穩籍桃花漲錦
渚精明結為蘡球戞判置殷庠與周序閒喜秀才一
相笑邕灘和雨来金溆達城女兒理新曲来日華堂
簇綺紵澄清主人〇過達城見沙斤李丞贈吾宗鄭

學士之什達城洪使君曲江成使君前已屬和按察
李公繼又賜和李公聞鄭學士已有答李丞詩將欲
索求而沈學士令按海臯李公且欲以書要和命余
次其韻同書一軸洪成二使君亦固請不已輒忘蕪
拙敢題其末達城官齋日亭午簷角風鈴時自語我
來初賞二妙作迥如天驥空凡圉誰其倡者懋官丞
以華昜謾非君處檢書吾不識其面但見筆端查滓
去奎閣昭回上麗天道山玉府連 宸籞閣臣皆稱
行秘書檢書儇直元同所吾宗學士文采盛洗濯雲
錦傾河女沈李侍郎椽作筆聱牛不肯甘搏鼠侍郎

論文昔同僚李公屬官揆心胥聞欲索詩先見和已
覺筆鋒摧强禦我如陋邦个大國玉帛何由奉齊楚
唯喜二子同周旋怳接仙袂遊蓬嶼成子論文三十
載軒肴意氣猶翩舉洪子新知更云樂貌如清氷座
忘暑璨然驪頷三百顆向我欣然鮮錦褚讀書萬卷
尚下人意在鍼砭蓄口許歷塊過都曾不蹶字叶韻
妥無齟齬乃知瓌寶能動人人所貴重天不與少迷
不歸尚可惜老大胡為來瘴渚我為一飽詩屢啞强
欲躡和言無序酒闌把臂肝膽露清秋月上琴湖溆
明朝分袂此湖曲自古交情重縞紵子敬○余將赴

達城道遇酒泉使君曰子其亟往通判待子甚通判
與曲江成使君各賦二十二韻長句按使公亦和之
仍索吾詩吾諾而未及為也子其亟往吾詩成當付
水遞及至通判示其詩曰此皆刻燭而就者也余讀
至四五遍節節中尺度無倉卒意通判曰曲江聞子
久待子不至頗恨而歸按使公督書日至子不可以
無詩余方瑟縮退步竊幸載名大家之次遂步其韻
以酬諸公待之之意出門初不辨子午行年六十猶
生語壯不如人老更狂歲暮蟄鱗長囷囷近聞天上
起新閣奎華璧芒仙人處學士蹌蹌檢書隨雲飛川

使下落君字

泳同来去布衣無路謁 明主田間背曝思 宸籞
前宵来作蓬城客貴人詩篇匝尊所通判才思逈不
群皎如洞庭遊天女一扣洪鐘自中律掃破喧蛩與
唧鼠曲江使舊聞名八索九丘通心膂白雲東望海
天濶萬里乘風懷列禦元戎况是 内閣臣王佩雲
裳光楚楚當時草誥 君王前風雲動色瀛洲嶼郎
看南斗避文星喜逢敵手鬭豪擧驪龍不眠競吐珠
色奪朱鳥驅殘暑我時伏枕大江東羽翮摧殘擁短
褚有時捲卷睨八極逸氣往往凌燕許欲赴良讌嗟
不及眶我愆期迹齟齬人生一笑苦難諧路逢酒泉

立容與酷見東陽一夜瘦自慚河泊多秋渚西京學士已着鞭肯向元和戚山序我欲追攀意轉澁百囬步蹉倚荷潄游魚瀌瀌水浩浩莫以重衾抛輕紵子容

睡

睡有至理如渴睡漢之睡乃懶睡耳陳希夷之流得睡三昧余嘗曰夜閒穩睡十分則神暢氣旺翌日萬事順成若失睡則苶然眞成勞瘵人蓋余禀氣虛薄故每飯後昏昏坐睡霎時清新道家所謂辰巳之睡爲龍虎交也將書希夷室三字于燕居之所兩壁書

康節放翁二絶曰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史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

新羅始置驛

新羅炤智王九年丁卯三月始置郵驛脩官道卽齊永明五年

蟹朝魁

蟹志云稲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蘭譜云蜂採蘭花不敢挾于髀必負于背獻于其王嗚呼君臣之

此似處

義無所逃於天壤微物猶然彼為人臣子懷梟腸而抱獍肚者是可曰人乎哉

接人之方

袁采世範曰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常若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長者言曰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于童僕鷄犬到此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塹中如何得出故云每事自反眞一貼清涼散也

忍

杜少陵詩曰忍過此堪喜諺曰忍字敵災星內典曰忍含百善嘿定千差出問奇類林

毛詩講義

癸卯仲夏余應沈御史基泰檄翻草溪高靈等庫適到觀察營巡使李公繙閱 內閣毛詩講義挽余別館使之校勘居亾何以郵務繁氄告歸李公又齎送講義于寒竹堂凡六日始訖蓋李公即原任直閣余方帶檢書宦游嶠南一為監司一為郵丞眞勝事也仍有詩云閣臣方伯檢書丞盛事天涯見未曾玉局何人偕勝覽應將古蹟嶠南增蘭坨謂我異人睟

消盡先陰萬帙搜慧業如今猶未了隨身書局又南州一卷緗来吸一壺珍看繹絡自營廚我公不獨於余好爲愛 奎章閣上烏荷風竹露曉泠泠漈樹嬌鸎抱膝聽病起晴嵐嫌白苧頭流山色照書青櫻桃顆顆妒榴花節届天中歎物華讀罷毛詩回首憶今朝 御扇賜臣家可憐彤管與青衿小序如何不刺溪敢壞朱門公案了毛甡李紱鬧儒林

義信公主

錦林君愷胤女封義信公主爲攝政王妻居亡何王殂清世祖以爲公主旣寡留之不可遂還本國 公主

追懷攝政使巫招神冀其憑附一聞繾綣之言神終不降公主遂開奩篋探出攝政所戴貂皮帽子投諸巫前巫始揺鈴揚扇瞠目翻眉且哭且語說盡平生余嘗逢錦林外裔趙某聞此語

蛟龍城北山如戟

余往返南中每於馬上睡餘吟得一二聯未暇足成多不記憶偶思三聯皆紀實也過南原登廣寒樓蛟龍城北山如戟烏鵲橋南水似羅又於咸陽學士樓淂二聯雙溪雨歇銀魚上八嶺雲晴墨鶴飛一蠹祠荒花的歷孤鴻村迴雨冥濛

商山饌

余在沙郵不惟郵供不豐自奉甚薄客見余當食問曰何其淡泊余戲曰此商山饌也客曰只見蘿葍不見靈芝何謂商山余曰酸菹醎菹熟菜及羹都是蘿葍此非四皓乎客大笑一日客又見余當食問曰今日是何饌余曰此名豐年饌客曰今年荒何謂豐年余曰此饌酸菹醎菹生菜都是蘿葍此三白也古語曰臘前三白豐年之象客遂胡盧曰較諸東坡皛飯却濩奥矣

庚午春上半從弟秉秀禾重書中半美洞金生書下半金弟民城盛汝書

青莊館全書卷之六十九